　　第三百七十二章 心动

　　小泉信奈“啊”的一声，心中泛起了涟漪，连声说道：“坏孩子，坏孩子！”

　　雪代遥心道：“自己不是守诺什么都会答允，怎么义母又骂我坏孩子了？”还当小泉信奈只是随口说说而已，笑道：“我是坏孩子，我是坏孩子。”

　　小泉信奈那张明艳动人的脸，现在满面桃红，连脖颈都粉红一片，显然理解错了，以为雪代遥居然大大方方的承认。

　　她内心纠结不已，就像颗火热的葡萄，只要轻轻一捻，就能迸开甜美的汁液。

　　小泉信奈最终下定了决心，一个翻身，贴紧住雪代遥，问道：“遥，你喜不喜欢妈妈？”

　　雪代遥不禁一怔，怎么义母突然问这种问题？直接说道：“当然喜欢。”

　　“啊！”小泉信奈捂住嘴巴，浑身滚烫无比，仿佛衣服和皮肤都黏作一块。

　　雪代遥不明所以，他再如何聪明，也难以猜出其中的关节。

　　小泉信奈站起身，硬挤在左边，与他面对面注视。

　　“义母？”雪代遥拥挤在角落，小泉信奈再往前些，就要坐在他腿上，眼神更是火热。

　　忽然，车子一阵剧烈颠簸，接二连三的减速带，让整辆车猛地一震。

　　小泉信奈猝不及防之下，居然完全挨在雪代遥身上。

　　雪代遥生怕自己碰伤了义母，连忙把腿往里缩，小泉信奈便直接坐在了他身上，惊得大声“啊”了一声。

　　驾驶座的小泉先生听见声响，转头道：“信奈，你没事吧？”

　　“没，没事。”小泉信奈稳当的坐在雪代遥腿上，脸热得吓人，“我好得很。”

　　“是我开得太快了，没注意到这边全是减速带。”小泉先生想回头看，但小泉信奈和雪代遥坐得特别后面，咋一眼回头，根本看不见后面发生了什么，只得瞄了眼后视镜，迷惑道：“信奈，你人呢？”

　　小泉信奈坐在雪代遥身上，忽然察觉了微妙的变化，身体都软下来了，低声道：“坏孩子。”不得不提高声音，应道：“我东西掉了。”

　　小泉先生顿时恍然大悟，原来是妻子东西给碰掉了，正在弯腰寻找，难怪后视镜中看不见人影，问道：“需不需要我停车？”

　　“不用了！”小泉信奈连忙道。

　　雪代遥看着怀中的义母，心中尴尬不已，只觉得她皮肤滚烫，呼吸很是灼热，坐得地方更是不对，他好几次没有控制住，差点去揽义母的腰肢。

　　“义母，你有点小肚子。”雪代遥缓解气氛道。

　　小泉信奈的肌肤变成桃红色了，压低声音道：“我哪有小肚子，我每天晚上都会练点瑜伽。”

　　“感觉你肚子软软的。”

　　“傻孩子，肚子哪有硬的。”

　　小泉信奈哭笑不得，轻轻往雪代遥腹部一摁，竟确凿结实的过分，她柔软的小腹接触另一处也是如此。

　　“义母，你下来好不好？”雪代遥轻声道。

　　小泉信奈脸红不已，喘气道：“我也想，但得小心一点。”

　　正在开车的小泉先生说道：“信奈，要到家了……嗯，你人呢？”

　　“在捡东西，怎么找也找不到了……”小泉信奈含糊道。

　　小泉先生笑道：“先别找了，等到家了再找也不迟。”

　　“嗯。”小泉信奈应道。

　　小泉先生心头莫名一痒，从没听过妻子娇婉般的应话，并不知晓小泉信奈正趴在雪代遥身上。

　　但下一刻，小泉先生那刚刚生起的那一缕情 欲，转眼又不见踪影。

　　雪代遥看着怀中的小泉信奈，偷偷往外一瞧，小泉先生正在专心致志的开车，连忙道：“义母，现在赶紧坐过去。”

　　小泉信奈道：“我腿软了。”

　　雪代遥一时无奈，再过一会儿，估计就要到家了。

　　没有办法，他轻轻揽住义母腰肢，另外一手从下托她起来。

　　小泉信奈从没被人这般亲密接触，身体本就敏感，生出了各种奇怪的滋味，强忍着不出声，顺着雪代遥动作起来，就觉得他力气大得出奇，竟好像真的轻松把她撑起。

　　雪代遥把她小心翼翼的挪到一半，正待放下的时候，前边的小泉先生忽然说道：“信奈，就要到家了。”话音未落，就听见妻子又是“啊”的一声。莫名的，他心头很是怪异，问道：“信奈？”

　　“头碰到了。”小泉信奈被雪代遥突然放下，屁股又酥又麻，连忙掩盖脸上的红晕。

　　“怎么回事？”小泉先生往后视镜一瞧，妻子好端端的坐在那，正捂着额头。

　　“你开那么快，我脑袋不小心撞到座位了。”小泉信奈责怪道。

　　小泉先生连声说：“我的不是，那我开慢点。”又问道：“信奈，你脸怎么那么红？”

　　“车里太热了。”小泉信奈说道。

　　小泉先生摸了摸空调吹气口，说道：“空调我已经开到最冷了啊。”

　　小泉信奈道：“还是很热。”雪代遥说道：“义母我帮你扇风。”小泉信奈呼出气道：“凉快好多。”

　　小泉先生心想自己妻子可能真的热坏了，声音都有种舒快的解脱，倒是谢谢这孩子了。

　　过了五分钟左右，车子开到了千代田的一处富人区，在一栋豪华公寓前停下。

　　雪代遥和小泉信奈下了车，走到车头前。

　　车窗缓缓落下，小泉先生说道：“信奈，你和遥先上去吧。”

　　雪代遥问道：“小泉先生，你不上去吗？”小泉先生笑道：“我还有事要处理，信奈你就带着遥好好玩一玩。”

　　“嗯。”小泉信奈被雪代遥牵住手，身体绷得笔直。

　　小泉先生抬头看了眼天空，骄阳火辣辣的毒，说道：“今天天气很热啊，信奈，你刚下车就流了不少汗，脸也那么红。”说着，递出几张纸巾。

　　雪代遥替小泉信奈接过。

　　小泉先生隐隐觉得哪里不妥，却听妻子说道：“你先走吧，再晚就来不及会议了。”

　　小泉先生笑道：“那我先走了，信奈，记得照顾好遥，免得被人说我们没有尽到地主之谊。”

　　“放心好了。”小泉信奈喘出口肉眼可见的热气，“我一定会照顾好遥的。”

　　第三百七十三章 泛舟

　　小泉信奈被雪代遥牵着，眼睁睁看着小泉先生驾车走远。

　　“哪边是义母家？”雪代遥问道。

　　“好孩子，你很急嘛。”小泉信奈拉着雪代遥，“这边就是我家了。”

　　面前是一栋豪华的豪华公寓，两个人过了安保和门禁，走进电梯当中。

　　电梯间里，只有雪代遥和小泉信奈两个人。

　　小泉信奈摁下12楼的按钮，说道：“马上就到我家了。”

　　雪代遥瞧着义母窈窕的姿态，回想起车内的情景，心头不由泛起阵火热，他早已不是什么不懂的孩子了，开始怀疑她那么亲密的态度，是不是对他存了跟爱姨一般的想法？

　　但他仍然不敢确定，一来两人见面颇少，二来有可能是她性格如此。

　　雪代遥生怕自己误会，但车上的各种撩拨，又让他心生困惑，本来就对义母有几分好感，试探性的问道：“义母，你喜欢我吗？”

　　小泉信奈脸霎时一红，低声道：“哪有不爱孩子的妈妈。”

　　雪代遥心中有数了，“有多爱？”

　　“傻孩子，爱还能有多爱？这怎么衡量的来。”

　　“义母，你最爱我了吗？”

　　“那是当然了。”

　　“义母，你更爱我一些，还是小泉先生一些？”

　　“啊！”小泉信奈捂住了嘴巴，哪怕她心中早已有了答案，但仍没想过，遥居然会问这种问题。

　　“更爱谁一点？”

　　“爱的种类有很多……不能一起对比啦……”小泉信奈眼睛乱瞥。

　　“如果非要分个轻重呢？”雪代遥完全肯定义母有意了。

　　小泉信奈含糊的道：“母爱应该是最伟大的。”

　　雪代遥瞧她肌肤粉红一片，情不自禁的搂抱住她，说道：“义母，你好疼我。”

　　小泉信奈挣脱不得，心想这个年纪的男生力气好大，又想这应该算是遥主动告白了。

　　本来，她还怀疑雪代遥不了解男女之情，只是随口说说而已，现在被他直言，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

　　小泉信奈喘着气道：“义母宠你是应该的，你想要什么，妈妈就给你什么。”

　　雪代遥道：“要什么都可以？”

　　小泉信奈脸红扑扑，像个溺爱孩子的母亲，说道：“遥你是个乖孩子，想必不会提什么太过分要求。你想要什么，妈妈自然就给你什么。”

　　“真的？”雪代遥很开心，轻轻蹭着她胸口。

　　小泉信奈本来还害羞，被这样一蹭，痒得连连发笑，“你头发好刺，别再蹭了，要痒死妈妈吗？”

　　雪代遥这才把小泉信奈松开。

　　电梯缓缓上升，却在7楼停下，一名少妇推着婴儿车进来。

　　这名少妇远比不上小泉信奈美艳，但打扮也还算是年轻靓丽。

　　“小泉太太。”少妇微笑着打了个招呼。

　　“松岛太太，下午好。”小泉信奈回以一笑，“你又去恒川太太家啊。”

　　“是啊，跟她交流一下育儿心得。”少妇摁下10楼按钮，注意到身边站着的雪代遥，不禁多瞧了他几眼，眼睛都移不开了。

　　直到雪代遥对她笑了笑，松岛太太才反应过来，一直盯着别人很不礼貌，尴尬的移开视线，问道：“小泉太太，这位是你亲戚家的孩子？”

　　雪代遥注意到小泉信奈刚刚听见“育儿”两字，脸色颇为暗淡，立刻回答道：“我是她的儿子。”

　　松岛太太吃了一惊，她和小泉信奈只是上下楼认识，并不了解真正的情况，还当她无儿无女，却没想到儿子已经这么大了。

　　“小泉太太，你儿子多大了？”

　　“要十五岁了。”小泉信奈知晓雪代遥是为了让她开心，心中暖洋洋的道。

　　“真是个小帅哥。”松岛太太用惊艳的语气道，“小泉太太，你平时用什么化妆品，保养得真好。”

　　“也没用什么化妆品。”小泉信奈谦虚道。

　　叮。

　　电梯一下子就到了十楼。

　　松岛太太依依不舍的推着婴儿车出去，想再跟小泉信奈多聊几句。

　　电梯门缓缓关上，小泉信奈面对面环抱住雪代遥，自心中涌出股欢喜，道：“乖孩子，你可真为妈妈着想。”

　　雪代遥透不气了，说道：“义母……”

　　“嗯，好孩子乖孩子亲亲孩子，妈妈疼你爱你。”小泉信奈心中痒的不得了。

　　所幸，两层楼的高度，电梯马上就到了。

　　小泉信奈放开雪代遥，领着他来到自己家中，从鞋柜拿出双拖鞋，给他穿上。

　　雪代遥踩着蓝色拖鞋，跟在义母身后，拐过玄关，公寓里十分宽敞干净明亮，不远处就是一大片落地窗，可以看见远处高楼大厦的风景。

　　“遥，你先在这边坐会儿。”

　　小泉信奈让雪代遥坐在客厅沙发，打开了电视机，去冰箱里拿了份水果出来。

　　她还没走到客厅，就听见电视当中人物的咆哮：“她可是你的继母啊！”

　　小泉信奈吃了一惊，远远的，看向电视机当中的屏幕，正在播放一部叫作《背德的爱恋》的电视剧。

　　她平常没少追剧，大致剧情讲得是年老无力的父亲，娶了名艳美的继母，义子和继母互相爱恋，其中发生的重重纠葛。

　　遥，居然在看这个！？

　　小泉信奈捂住嘴巴，电视机当中已经演到义子继母坦诚相待，她不由得头晕脸红，手脚发软，差点连果盘也拿不稳了。

　　难道遥和我想试试现在电视中正在演的剧情……

　　小泉信奈皮肤烫得吓人，脑中不由得幻想，不断闪过一幕幕情景，想道：“身为妈妈，我是不是得帮遥解决痛苦？”

　　雪代遥盯着电视机屏幕，心头一阵窘迫。他根本什么也没有干，小泉信奈打开电视，直接演的就是这部剧，还是直接上演限制级戏码，突然发出的音量还很大声，把他吓了一大跳，连忙用遥控器放低音量。

　　得赶紧换台节目。

　　雪代遥按起遥控器，换了台娱乐节目，电视机当中放的是《超级变变变》。

　　忽然，他听见了身后的动静，连忙转过头去。

　　小泉信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小步小步的夹腿走来，把果盘放在了桌上，勉强笑道：“遥，吃水果吧。”

　　第三百七十四章 妙处

　　“谢谢义母。”

　　雪代遥一看小泉信奈的样子，就能猜到义母百分百看见了电视当中限制级的戏码，为了避免两个人一起尴尬，他装作不知情的样子，用牙签挑起一块苹果，咬了一口，咀嚼道：“苹果很甜。”

　　小泉信奈笑道：“我昨天刚买的苹果，早知道多买了一点了。”

　　雪代遥说道：“义母你也吃。”

　　小泉信奈轻轻“啊”了一声，雪代遥并没有挑起新的苹果块，而是把自己咬了一口的苹果块，放在她的面前。

　　“遥……”小泉信奈的脸绯红一片，宛若榴花瓣般鲜甜，脑中竟然会想这算不算间接接吻？

　　她对男女之事也只是一知半解，连嘴都没吻过，与小泉先生只停留在牵手这步，反而都是义子时时触碰她的身体。

　　“义母，苹果甜是甜，但我吃不下去了。”

　　“浪费可不好。”小泉信奈呼出热腾腾的气，“妈妈帮儿子吃吃不完的食物，也很正常吧。”她像是找到了说服自己的理由。

　　“义母，那帮我吃了吧。”雪代遥把他咬的苹果那处缺口对向了她。

　　“好吧。”小泉信奈饱满的两瓣嘴唇，一口把苹果块含在嘴中。

　　这块苹果当真多汁，渗出甜甜的汁液在唇瓣上。

　　不过，雪代遥怀疑小泉信奈的嘴唇本就是甜的。

　　“义母，甜不甜？”

　　“甜。”

　　小泉信奈小嘴黏糊糊的，满是苹果的甜甜汁液。

　　雪代遥看出来小泉信奈要擦嘴巴，说道：“义母，我来帮你擦擦。”

　　小泉信奈放下抽纸巾的手，心痒难耐道：“那你帮我擦擦嘴巴。”话音刚落，便被雪代遥紧紧抱住，压在沙发角落，她桃绽般的唇瓣霎时一痒，紧接着是触电般麻，最后脑内一片空白的酥。

　　好一会儿，小泉信奈才又羞又恼，道：“你这孩子……也不嫌脏嘛！”她摸摸自己滑润的嘴唇，竟泛起阵阵细微的电流，回顾起刚刚的滋味，瞥了眼雪代遥，心想这孩子胆子真大，竟敢直接做出这种事，明明我是他的义母啊。

　　她却忘记雪代遥本来就是胆大心细的性格。

　　如果还是未经人事的雪代遥，可能还会保持矜持，但他与桃沢爱相处甚久，又被十六夜灌输诸多理念，对于感情的事从不纠结，认为你我互相喜欢互相爱恋，只要你流露出这方面的意愿，就该快刀斩乱麻才是。

　　“义母你的嘴又怎么会脏？比苹果还要甜。”

　　小泉信奈听雪代遥说得真挚，脸蛋竟再次生起小片绯红，说道：“坏孩子，嘴巴一点也不老实。”话语轻了许多，道：“坐过来一点。”

　　雪代遥心中欢喜，往义母那边挪了挪，大腿紧挨着大腿。

　　小泉信奈瞧着义子的脸，现在虽然过了午时，但外面仍旧阳光明媚，大片大片的光线从落地窗中灌了进来，映得客厅灿烂无比，长相竟还是那般鲜明俊秀，说道：“你嘴巴也脏了。”

　　雪代遥微微一愣，随即嘴唇又湿又滑，但仅是二三秒钟，小泉信奈缩回脑袋，道：“倒也不是很甜。”

　　雪代遥再也压抑不住，和义母共同吃了几块苹果，感觉苹果汁多甜美，先放在嘴中吸允，才舍得咀嚼咽下。

　　开始，小泉信奈吃了几口苹果，短短时间就咽下了，慢慢在雪代遥的引导之下，体验到细细品味苹果滋味的妙处了。

　　不一会儿功夫，两人把果盘吃了个精光。

　　小泉信奈端着果盘进了厨房，用水龙头冲洗，向外道：“遥，你先坐在外面看会儿电视，饭菜等下就煮好了。”

　　雪代遥被她这样一提醒，这才发现已经下午两点钟了，肚子饿得咕咕叫。

　　就算刚刚吃了碟果盘，但根本垫不了肚子。

　　他本来就是长身体的年纪，又因为雪宫主教导的动作，饭量比常人大出许多，现在一放松下来，顿感饥肠辘辘。

　　雪代遥一边站起身，一边说道：“义母，我帮你打下手。”

　　小泉信奈回过头，看见雪代遥拉开厨房玻璃门，走了进来，她笑道：“遥，我知道你疼妈妈，这点小事就不用帮忙了，等饭好了我就叫你。”

　　“没事，我帮妈妈你打下手。”

　　“那好吧，你去把这个菜切成小段。”小泉信奈知道雪代遥个性执拗，也不再让他出去，把油锅加热了，转过头看时，雪代遥已经把菜切好了，他还问道：“要不要把肉也切了？”

　　小泉信奈看他把菜切得整齐划一，惊讶不已，迷惑道：“遥，你在藤原家也会做饭吗？”雪代遥道：“我不是一出生就在藤原家。”

　　小泉信奈这才记起，传闻雪代遥是紫夫人的私生子，在外头过了十几年的苦日子，担忧道：“遥，你那个妈妈对你好嘛？”雪代遥笑道：“她对我很好。”

　　小泉信奈注意他眼底的黯然，认为雪代巴待他很差。

　　不过，想想也是。

　　别说藤原家少爷，就连小康家庭的男孩，基本就没做过饭。

　　看雪代遥这般利索的切菜，肯定没少受那母亲虐待。

　　小泉信奈在心中道了句：“这孩子说的话是在骗我。”但却没有一丝一毫的责怪，有的只有说不出的心疼，母爱顿时泛滥成灾，紧紧抱住雪代遥，把他的脑袋往自己怀中塞，说道：“可怜的孩子，妈妈只想亲你抱你疼你。”

　　雪代遥猜到小泉信奈明白了什么，被她这样搂在怀中，身体渐渐燥热无比，但他还是提醒道：“义母，你火还没有关呢。”

　　“啊？！”小泉信奈顿时反应过来，松开雪代遥转身看去，锅中的油噼里啪啦的作响。

　　她连忙把火关小，把菜放了进去，不停的翻炒。

　　雪代遥看她手忙脚乱的样子，忍俊不禁道：“义母，需不需要我帮你把肉切一切？”小泉信奈急道：“切成长条就行了。”

　　“好的。”雪代遥一边切着肉，一边看小泉信奈被锅中的热油，吓得连连退后，暗自好笑，看来义母平时也很少做饭。

　　第三百七十五章 答复

　　小泉信奈很少做饭，动作无比生疏，最后还是在雪代遥的帮助下，才快速的把几道菜做好了。

　　雪代遥陆续把菜端了上去，方形的餐桌放着猪肉炒洋葱、泡菜拌豆腐、青椒肉丝、鸡蛋沙拉、酱黄瓜、裙带菜味增汤这六道菜。

　　小泉信奈舀了两碗米饭，把其中一碗米饭放在手边，说道：“遥，坐到妈妈这来。”

　　“嗯。”雪代遥紧挨着小泉信奈坐下，可以嗅见她身上淡淡的香味。

　　义母那张明艳动人的脸蛋，挂了几滴细汗，呼出朦朦热气，说道：“好热啊。”起身拿过桌上的遥控器，把空调的温度降低了。

　　明明小泉信奈穿得是牛仔裤，却勾勒出丰韵的臀部，坐下的动作，却像是椅子被吸了上来。

　　雪代遥移开视线，问道：“义母，一般家里就你跟小泉先生两个人？”小泉信奈说道：“其实就我一个人住，偶尔有女佣过来帮我清理家务。我和他其实已经分居很久了。我家在这边有三套公寓，他住在最远的地方。”

　　雪代遥道：“也就是说，家里只有我跟义母你了？”

　　“嗯，遥你想……住多少天都没有问题……”

　　小泉信奈点点头，浑身都变成痒痒肉了，屁股坐在椅子上，都痒得不能自已，尤其是嘴唇处，更是像触电般酥麻。

　　雪代遥特意没再问了，安安静静的吃着饭。

　　不得不说，小泉家的饭碗比藤原家大出一倍了。

　　藤原家一般都是精致的山珍海味，米饭也是好米，用茶杯大小的碗来装。

　　小泉家的米虽然不错，却差了不止一星半点，但碗却足有巴掌托起那大，对于雪代遥这种饭量大的人，还是挺友好的。

　　雪代遥细嚼慢咽的吃了大半碗饭，正想起身装饭，却发现小泉信奈已经吃完了，又从旁边的电饭锅里舀了半碗。

　　小泉信奈注意到他的眼神，脸上一红，拿过碗道：“遥，妈妈帮你添一碗。”

　　“谢谢义母。”

　　“你现在是长身体的时候，得多吃一点。”

　　“嗯。”雪代遥接过冒尖的米饭，往旁边一瞧，笑道：“义母，你胃口真好。”

　　藤原家中，紫夫人吃饭总是兴致缺缺的，桃沢爱吃饭则是克制。

　　小泉信奈胃口却很好，看她吃饭特别香，让人忍不住想要添碗米饭。

　　被雪代遥这样一说，小泉信奈反倒不太好意思了，把碗中少部分米饭，倒在了雪代遥碗中，说道：“妈妈吃不了这么多。”

　　雪代遥猜出义母是不好意思了，说道：“没事，义母你蛮吃吧。”

　　小泉信奈没应，耳垂粉红粉红的。

　　雪代遥吃完这碗米饭，正要添饭的时候，小泉信奈都捧着手边的饭碗没添，小口小口的吃着菜。

　　她吃起东西来慢条斯理，一看就受过严格的家教。

　　不过，小泉信奈吃的量并不少，让雪代遥不禁打量起她的上下部位，感概义母吃的东西，热量难道都存储在了应该在的地方？

　　……

　　……

　　午餐过后。

　　小泉信奈把脏碗筷放进了洗碗机里，简单的擦了下桌子，便领雪代遥去她的卧室。

　　忽然，雪代遥注意到了梳妆台上，放着一个拨浪鼓。

　　“义母，你哪来的这个东西？”

　　雪代遥感觉有趣，把木质的拨浪鼓摇晃了几下，砰砰砰得响个不停。

　　小泉信奈脸又红了，说道：“这……这个东西怎么会在这里。”

　　雪代遥拿着拨浪鼓，在义母面前摇晃，就看见她的脸更红了，问道：“那它应该在哪里？”

　　小泉信奈缩缩身子，让她窈窕身姿更显肉瑟。

　　“遥，你跟我来。”小泉信奈拉着雪代遥过了玄关，来到了鞋柜对面，拿出钥匙把门一开，里面居然是个宽敞的收纳间，放满了各色的婴儿用品。

　　雪代遥愣了愣，问道：“义母，你怎么会留着这么多……”他本想说：“义母你不是没有孩子吗，怎么会有这么多婴儿用品？”可他觉得这样说，太伤义母的心了，所以随即改口了。

　　“有一小部分是很早以前买来的。”小泉信奈小声道，“一大部分，都是我和你在神宫相遇以后，陆陆续续买来的。”

　　雪代遥古怪道：“义母，你为什么要买这么多？”

　　小泉信奈身体微微颤动，小小声道：“因为我想让遥当我的孩子，像宝宝一样温声细语的哄你爱你。”

　　雪代遥吃了一惊，这种事怎么想都很奇怪，但他却莫名有几分兴奋。

　　可他还有一事不明，问道：“义母，你之前没有想过收养其他孩子？”

　　“遥是特殊的！”小泉信奈眼中泪光点点，像是被伤到了心，收纳间中都是她的回声。

　　“抱歉。”雪代遥哄着义母。

　　小泉信奈凑向雪代遥的耳边，说道：“遥，其实我不喜欢其他小孩子，我……我其实还很烦婴儿，真的很烦很烦。但我却希望遥你当我的宝宝，那天在神宫的绳结前，我脑中竟都是你的影子。”

　　雪代遥又惊又喜，望着面前光艳迷人的小泉信奈，莫不是自己现在也站在神宫的那处绳结面前？

　　“义母，那你跟小泉先生……”

　　小泉信奈用唇瓣映住他嘴巴，过了良久，说道：“遥，妈妈是干净的。”

　　她声音很小很小，指了指自己的肚脐眼，吐出口朦胧的热气，含糊的说：“你。”把小拇指伸到他面前，又截去了一小半，说：“他。”

　　雪代遥的那颗心，欣喜的要蹦出胸膛，又听小泉信奈道：“我都是被遥你碰了。遥，你这坏孩子臭孩子，本来我只是要你当我宝宝，你却那么大胆，居然对妈妈提这么要求。我不管了我不管了，我以后谁也不在乎，我就当遥你的妈妈，只有你才是最重要的。”

　　雪代遥听她那句“居然对妈妈提这种要求”，心头闪过丝迷惑，自己什么时候提过非分的要求了？

　　但听到小泉信奈后面那些话时，直接把迷惑抛之脑后，心头只剩下股浓浓的喜悦与兴奋。

　　第三百七十六章 请求

　　“妈妈，你在我心目中也很重要。”

　　小泉信奈听见雪代遥改口叫她妈妈，心中情愫泛滥成灾了，把他的脸环抱在胸前，拿起那个拨浪鼓轻轻摇晃，像是在哼哄睡的童谣：“遥……”

　　不知为何，雪代遥看着小泉信奈在他面前拨浪鼓，像哄他入眠一般，内心不由得有几分羞耻。

　　“义母……”

　　“还叫我义母吗？”

　　小泉信奈咬耳朵。

　　雪代遥耳垂又痒又麻，改口道：“妈妈。”

　　“乖孩子，妈妈的乖宝宝。”

　　小泉信奈宠溺的抱住雪代遥，轻轻蹭着她胸口。

　　雪代遥肌肤滚烫，难以自持住冲动，狠狠的抱住了她。

　　小泉信奈微微一怔，软软的肚皮一痒一麻，有所意识的脸红起来，轻声责怪道：“你个坏孩子。”

　　雪代遥垫起脚尖，对她耳朵吹气道：“那你就是坏妈妈。”

　　小泉信奈耳朵酥麻，眼睛像是含泪般水润动人，说道：“妈妈居然被遥说是坏女人了。”

　　她在雪代遥面前摇着拨浪鼓，“好孩子乖孩子，你怎么才能原谅妈妈呢？”

　　雪代遥轻轻她耳边说了几句，看她眼泛桃心，肌肤生出粉红，口中呼呼朦朦胧胧的气。

　　“这样不好吧……”小泉信奈脸色光艳红润，“虽然妈妈跟他没什么，但再怎么样，也算是名义上的丈夫，那样会不会太过分了。”

　　雪代遥倒也没多说，只是从她手中拿过拨浪鼓，轻轻在她面前摇晃，波浪声此起彼伏的响起。

　　小泉信奈分不清是自己的心跳声，还是拨浪鼓的砰砰声，迷离的望着他手中摇摆的拨浪鼓。

　　“遥，你别摇了。”

　　“义母？”

　　雪代遥的手被小泉信奈轻轻挽住。

　　“妈妈……答应你。”小泉信奈小声说，“不过我们只能是义母子。我们两个的秘密，遥你必须得保密。”雪代遥道：“我也答应妈妈。”

　　“嗯。”小泉信奈拿过那拨浪鼓，摇晃的声响时断时续，“妈妈会好好完成遥的要求，记住自己妈妈的身份。从今往后，我都不会看那人一眼，只有遥是最重要。”

　　雪代遥心痒难耐，抱着她说道：“妈妈你最好了。”

　　“那个……遥……”小泉信奈有点难以启齿的模样。

　　“义母，你想说什么？”

　　小泉信奈犹豫片刻，轻轻对雪代遥耳朵说了两句。

　　他顿时明了，挽住义母的手，回到了卧室当中。

　　“遥，得乖乖躺好，不要乱动哦。”小泉信奈泡好奶瓶中的奶粉，轻轻摇晃了下，用嘴巴尝了尝温度，确认不烫以后，摇晃着拨浪鼓，哄着雪代遥道：“宝宝乖宝宝乖。”

　　雪代遥躺在床上，心头有种莫名的温热，轻轻含住了奶瓶的奶嘴，吸了两口奶，就吐了出来。

　　小泉信奈急道：“我的好宝宝，你怎么不喝了。”

　　雪代遥眨了眨眼睛。

　　小泉信奈意识到了什么，明艳的脸霎时绯红一片。

　　明明是她提出妈妈宝宝的要求，却仍有点放不开。

　　“奶。”雪代遥学着幼儿的腔调。

　　小泉信奈的肌肤，从白皙变得粉红，呼出白蒙蒙的热气，说道：“好孩子，妈妈给你喝奶。”她坐在床边，雪代遥主动靠上来，依偎在她怀中，用明亮的目光望着着她。

　　小泉信奈完全没法抵抗这种眼神，轻轻剥开雪纺衫，露出了甜滋滋的荔枝果肉，像是要渗透白嫩嫩的汁水。

　　雪代遥惊讶道：“妈妈，你是凹陷乳头啊。”小泉信奈抿住嘴唇，把视线别到一边，道：“你这臭孩子，妈妈乳房很奇怪……”“嘛”字还未脱口，便轻轻的“啊”了出声。

　　雪代遥心痒难耐，小口小口吸吮着口中的荔枝果肉。

　　“痒，好痒……”小泉信奈挪动着丰韵的大腿，雪代遥坐在她怀中，被她的牛仔裤刮得发热。

　　“好孩子，别舔了，好像有蚂蚁在爬。”小泉信奈泪光点点，要哭出来了。

　　雪代遥大口大口的吸允，要把她痛苦的根源解决。

　　他伸出舌头，轻轻舔舐，果肉汁液大片大片的榨出来，小泉信奈痛苦的声音渐渐变得奇怪，抱住雪代遥说道：“乖孩子，妈妈感觉好飘。”雪代遥舌尖轻轻顶住肉中果核，小泉信奈酥麻道：“掉了掉了。”

　　雪代遥听她声音，越是火热难忍，咽下果肉汁液，轻轻咬住其中的果核，那么一拽。

　　小泉信奈泪水止不住流出来，哭饶道：“奶……那尖……怎么出来了。”她本来想说“奶头怎么出来了”，但这话语太过粗俗，自小受过良好教育，她根本说不出这种话。

　　雪代遥看着那美美的荔枝果肉，被拉扯出粉嫩的果核，嗤笑道：“义母，你的乳房不凹了。”小泉信奈被雪代遥这句话刺激到了，满脸羞红。

　　雪代遥又说：“义母，你的奶是不是也会起来啊？”小泉信奈不明所以：“什么‘起来’？”雪代遥把身子一侧，小泉信奈刹那呆怔，心中又羞又恼，“你这坏孩子，怎么把我的……说成你的……”她说不下去了，遥这句话倒显得她意勃情动，羞得无地自容。

　　雪代遥却已含住果核，打算舔净表面残留的汁水。

　　小泉信奈本就身体敏感，被含住这果心，脑子仿佛被含化了，又咬的嘎嘎响。

　　“我……我……”

　　小泉信奈说不出话，身子越飘越高，从来没有体验过这飘上云端的快感，腹中积水越甚，眼中白茫茫的发花，像是被水漫过喉咙，连连道：“涨……遥，我好涨……”

　　雪代遥用牙齿轻轻一咬，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便听见泄闸般的水流声，余光往下一瞥，水液顺着小泉信奈的牛仔裤管流下。

　　他吐掉果核，那美义母双颊滚烫，已然一副痉挛的痴态。他屁股底下坐着牛仔裤包裹的丰韵大腿，接连不断的颤抖，水液潺潺的流在地板，白不白，黄不黄，不知道是尿液还是体液。

　　雪代遥都有些惊呆，桃沢爱虽然也有过不少这般痴态，但却从没有像义母这般快速。

　　对于他来说只是简单的前戏，小泉信奈竟是高潮了一次。

　　雪代遥常与桃沢爱厮混，知晓背地里不能像往常般对待，非得耍些情趣手段，或是言语羞辱，女方才能真正欢愉。

　　爱姨往往被他三言两语，或是几个羞辱动作，就刺激的情欲高涨，生来的冷艳面孔，都几乎维持不住。

　　雪代遥特意等小泉信奈从美妙中缓过神，待她有了几分清明，轻轻咬耳道：“义母，你好淫乱啊。”

　　遥，居然说我淫乱……

　　小泉信奈大脑颤动，本来就还没从高处完全落地，感觉腹中积水仍然没有排净，又漏了丁点出来。

　　可是对比刚刚完全的倾泻而出，竟有了不满足了。

　　十多年以来，小泉信奈被动性的守身如玉，从没体验过一星半点的欢乐，现在被义子激发出快感，居然仍想要了。

　　“遥……”

　　小泉信奈有点说不出口，可是话到喉咙，脑子一热，喊道：“妈妈在你面前，本来就是个淫乱的女人，是给遥产奶喝的母牛！”

　　雪代遥有些惊了，这还是平时腼腆的义母？

　　小泉信奈浑身上下都是痒痒肉，轻轻一捏要渗透出诱人的汁水，直接环抱住雪代遥，“遥，再吸妈妈的奶好不好？遥你肚子不饿吗，喝得多多，变得大大。”

　　雪代遥只觉好笑，义母说起话里已经语无伦次，像是没有经过思考了，本能的在乞求。

　　他平日没少和爱姨在一起，此道中也算老手，并不急着满足义母，只是平淡的盯着她。

　　小泉信奈忍不住了，挪动着湿漉漉的牛仔裤，在被单上印出一块块桃心印记，乞求道：“我的遥，乖孩子好宝宝，儿子求您了，在舔舔妈妈，也您点奶水喝，您才能长大……啊，求求您了，求求您了……”

　　小泉信奈像是要哭出来，心痒得难受，拿起床边的拨浪鼓，在雪代遥面前摇晃，“遥，好儿子，求求您了……”脑中忽得想起自己曾经看过的一部深夜档电视剧，边摇个拨浪鼓不停，边乞求道：“儿子主人，儿子主人，遥，遥，遥……”

　　雪代遥听着拨浪鼓的砰砰声，又听见义母唤他名字唤个不停，知道水温已足够热了，再也忍不住，一口咬住了果核。

　　“哦……”小泉信奈有种解脱的快乐，一手摸着雪代遥脑袋，一手摇着拨浪鼓，哄道：“遥，加油吸，加油吸，快点长大……哦！”她身体又是痉挛两下，却强行憋住那股尿液，想延长这股快感，但手中的拨浪鼓却掉在地上。

　　“好险……”

　　小泉信奈半关闸门，但能有水渍泄出些许。

　　她手脚阵阵发软，却因为情欲，低唤道：“遥，让妈妈看看你的拨浪鼓。”往下一掀，义子的拨浪鼓跳了出来。

　　小泉信奈美目发直，呆怔在原地，怔怔直想：“遥明明生得那么好看，这东西怎么长得那么夸张，倒比我刚刚握得拨浪鼓还粗得多。”她本能的有些畏惧，但腹中却隐隐约约的发麻发痒。如果她此时是正常走路，只怕已经走不动道了。

　　雪代遥看义母的样子，倒跟桃沢爱第一次见它时相仿，一边咬乳一边含糊道：“义母，这怎么样？”小泉信奈呆呆道：“比我丈夫大了不知道多少倍，我还以为男人都像他那样。”

　　雪代遥听她提起“丈夫”两字，轻轻咬下她的乳头，小泉信奈顿时像触电一般，可她话语仍带着欢喜：“遥……宝贝儿子，儿子主人，遥是特殊的……天啊，我头一次这么快乐……哦，我到底在说什么……”

　　雪代遥轻轻的含吸果肉，小泉信奈声音发飘：“乖宝宝，不要闹，妈妈哄你睡觉。”说着，一手摸雪代遥脑袋，一手去摇那拨浪鼓。

　　雪代遥感觉被柔软轻轻包住，听着小泉信奈唱：“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雪代遥仍觉不够舒服，轻轻道：“上面空空的。”小泉信奈带着哭腔道：“孩子，你不喜欢被妈妈摸头嘛。”雪代遥道：“我喜欢。”小泉信奈破涕为笑，笑道：“我摇我摇。”但拨浪鼓太过粗长，摇了一阵，居然全无响应。她不得已从下往上，又从上往下，本来她就临近高潮，苦苦支撑着，想和义子一块泄出，但那拨浪鼓只见摇摆，不听声响。

　　“遥，妈妈求您了，乖乖宝贝……儿子主人……牛奶……牛奶……”

　　小泉信奈语无伦次，身子颤动个不停，摇着颠倒的拨浪鼓，脑中像是被搅个稀巴烂。

　　雪代遥看她的痴态，再也忍不住了，大片大片浓稠奶液喷了上去，浇得小泉信奈美脸敷了个面膜，其中有几滴滴入眼睛，让她直接闭眼，但她顾不上眼中的痒处，再也没了力气，倒在软软的白白的湿湿的床铺上，有气无力的道：“遥，我好快活……”

　　第三百七十七章 夺去

　　浴室。

　　哗啦啦。

　　小泉信奈沖洗了把冷水脸，但镜中的自己，脸仍然很红。

　　回顾起刚刚的情景，自己像是完全失去了理智，竟跟遥玩起宝宝游戏。

　　她从来没有体会过这种滋味，一下子就上瘾了。

　　可欢愉之余，她不由得生出困惑，遥为什么会那么熟练？

　　小泉信奈忽然想到他是藤原家的少爷，平常肯定没少与女人交合，有着自己的专属女仆。

　　她把藤原家中所有女仆的面孔，在脑中一一闪过，竟没有丝毫怀疑过管家。

　　如果小泉信奈看见冷艳的桃沢爱堕落的模样，那肯定就会为自己的屈从，而感觉理所当然了。

　　小泉信奈仍感觉内心空荡荡的，腹中像是摇晃着半满的积水。

　　原来是在不久前，小泉信奈被雪代遥撩拨的情动，被他褪去身上的衣服，露出白嫩嫩的皮肉，一手捂胸，一手捂腹，羞答答的站在义子面前。

　　雪代遥惊讶道：“妈妈，你没有耻毛啊。”小泉信奈满脸羞红，说道：“你这个坏孩子，又说什么混账话。”雪代遥取笑道：“没事，妈妈的乳头我都弄出来了，再帮妈妈贴点毛上去。”

　　小泉信奈又羞又恼，心中连连嗔骂：“坏孩子臭孩子。”她胸前那对美乳最是漂亮，现在却被雪代遥各吸出一小节粉嫩的果核，看起来既古怪又淫靡，冒着温热的气息。

　　她只是不经意间，轻轻一碰那尖，就有种触电般酥爽，津液在口中弥漫。在舒爽之余，不禁恐惧那尖回不去了，又该怎么办？

　　以后穿衣套罩都少不了走路刮擦，那岂不是时时都要体验这种美妙滋味？

　　小泉信奈心中担忧，但口中分泌了大片大片的津液，忽然小腹一麻，居然是雪代遥那多毛的拨浪鼓，抵在她白白的嫩嫩的千层糕上，取笑道：“妈妈，你有点小肚子。”

　　小泉信奈吞咽了口唾沫，望着抵在肚脐眼的尖头，既是畏惧又是期待，心道：“遥明明是个孩子，怎么这么大？原来我丈夫竟如此没用，就连个十来岁的孩子也比不上……天啊，这得是他多少倍？”

　　小泉信奈被又大又腥的拨浪鼓，摄得晕头转向，大脑表面的沟壑，就像被羽毛轻轻挠动，呼出腾腾热气道：“有点小肚子，才方便给遥生个弟弟啊。”

　　雪代遥两指掐住义母的肉感小腹，那恰到好处的赘肉，被他轻轻一扯，道：“嗯，弟弟？”小泉信奈津液渗出嘴角，“哦”的一声：“遥不喜欢弟弟，那就给遥生个姐姐……”雪代遥好笑道：“什么姐姐？”小泉信奈道：“哦，妹妹，妹妹才对，给遥生个漂漂亮亮的妹妹。”雪代遥道：“像义母你这样？”小泉信奈尖叫道：“是，跟我一样跟我一样。”

　　雪代遥笑笑，把拨浪鼓往下一压，轻轻挑起小泉信奈的雪臀，像是被热气融化，鼓棒都沾满了水渍，只是轻轻贴在一起，就有种难以言妙的滋味。

　　与爱姨饱满的触感不同，义母更偏向于柔热，像是要化开一样，宛若一团美腻腻的肉，让人不禁想大饱口福。

　　雪代遥还没有进入，就能够感受到小泉信奈本能的用臀部轻吸轻夹，说道：“义母，你希望我进来吗？”小泉信奈津液渗出嘴角，身体泌出白蒙蒙的热气，含糊道：“遥，你是义母的儿子，不可以……不可以进来……妈妈……不能背叛丈夫……”嘴上这说着，雪臀不断上下磨蹭着鼓棒，说道：“就算我丈夫是个完全没用的废物，和他根本没有做过爱……比不上乖孩子您可以轻松让我怀孕的棒棒，但不可以进来哦……进来的话，妈妈的脑袋都会傻掉的……”

　　“原来是这样啊。”雪代遥像是信以为真，直接把拨浪鼓抽了回来；猛地从夹紧雪臀中拔出的力道，让小泉信奈两腿发软，转眼看见义子已经把衣裤穿上，美目中满是幽怨和请求。

　　“义母你这样说了，我是不会逼迫你的。”

　　“啊，遥……”

　　雪代遥让她体会了下高处的美妙，就将她高高跌下：“义母，时候也不早了，另个妈妈估计要催我回去了。我是回家还是留在这边，就看义母你的意思了。”

　　“把选择权交给我吗？”

　　小泉信奈从思绪中回过神，明白雪代遥的意思。

　　如果让雪代遥回家，就是终结这段不贞的感情。

　　让遥留在这边的话，就意味着自己永远陷入泥潭，没办法脱离遥的掌控了。

　　小泉信奈看着镜中的自己，美艳红润的面容，就连她自己偶尔也会心动。

　　她深深的叹了口气，已经恢复了大半的理智。

　　果然，这种事还是太奇怪了。

　　我绝对不可能为了义子，背叛自己心爱的丈夫……

　　“信奈？”

　　“啊啊啊。”

　　小泉信奈看着手中已经被拨通的电话，脸上闪过丝慌张。

　　电话另外一头的小泉先生问道：“信奈，你怎么突然打我电话了？是遥哪里出了什么问题？”

　　“没有。”小泉信奈目光乱瞥，“遥被我照顾的很好。”

　　“那就好，可别让藤原家认为我们亏待了遥。”

　　“我会照顾好他的！”

　　小泉信奈自己被自己声音吓了一跳。

　　小泉先生微微一怔，随即笑道：“遥是你的义子，你自己看着办吧。”

　　“我会的。”小泉信奈按照雪代遥的命令，说道：“你晚上就不用过来了，我带遥出去吃饭。”

　　“正好，我晚上也挺忙的，就不过去看望你们了。”小泉先生说道，“那就这样吧，我还有点事务要处理。”

　　“再见。”小泉信奈挂断电话，雪臀空虚一片，腹中积水摇晃，不由想起雪代遥的脸，回顾起卧室的情景，情不自禁的唤道：“好孩子好老公，我叫您老公好不好，快点进来快点进来。”说完，她也愣住了。

　　自己居然按照雪代遥的要求，真的做了一遍。

　　这次绝对不可以了！

　　可是，小泉信奈克制不住自己的手指，拨通了另外一个电话。

　　“信奈？”紫夫人的声音从话筒里传出来，“遥今晚有回来吗？”

　　信奈，你必须得让遥回去，结束这段不贞的感情！

　　小泉信奈不停在心中这样说，嘴上却说：“没有，我打算把遥留在我这边一个星期。”

　　我到底在说什么啊？！她的嘴角不禁渗出津液。

　　“一个星期？”紫夫人冷冷的道，“信奈，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是啊，我在说什么啊……”小泉信奈喃喃道。

　　“你在说什么？”紫夫人隐隐约约听见了呻吟。

　　“没，没有！”小泉信奈过激道。

　　紫夫人迷惑道：“你声音有点怪。”

　　小泉信奈几个深呼吸，恢复了正常，反问道：“有吗？”

　　“或许是我听错了。”紫夫人对这些漠不关心，“遥呢？让他接我电话。”

　　“遥……”

　　小泉信奈感受着心中不断升腾起的异样，后知后觉的回过神，扭过头看了眼雪代遥，他轻轻掐住她的美乳果核，用拨浪鼓轻轻蹭着她的雪臀。

　　望着镜中的自己，不知从何时起，自己一直是光着衣服的。

　　原来，遥刚刚一直在她身后啊……

　　自己的身心，就从来没有想过拒绝遥吗？

　　小泉信奈忽然想通了，前面她所做的都是那么幼稚可笑，像是卸下了沉重的包裹，用宠溺的声音，说道：“遥，另外个妈妈来找您了，千万不要抛下我这个妈妈回去。”

　　雪代遥笑道：“妈妈，我不是交给你决定了吗？”小泉信奈甜腻道：“妈妈最疼遥了，遥您让妈妈做什么，妈妈就做什么了，都由着您好不好？好老公，妈妈叫您老公，想进来就进来，妈妈最爱您了。”

　　雪代遥心痒的同时，有种舒畅感，把手机接过，喊道：“妈妈。”紫夫人平静道：“在小泉家玩的开心吗？”雪代遥看了眼黏着自己的小泉信奈，声音渐渐有了丝愉快：“开心。”

　　紫夫人道：“你打算在小泉家住几天？”雪代遥打开了免提，就连底下的小泉信奈也听得清楚。

　　他低头看向已经跪在地上，拼命讨好小义子的小泉信奈，对电话那头的紫夫人说道：“妈妈，我估计得在义母家住一个星期。”

　　紫夫人蹙眉道：“这么久？”

　　雪代遥说道：“义母硬要我多住几天，之前还让我在她家多住一个月。”

　　“太久了。”紫夫人轻轻一笑，道：“遥，早点回来吧，我给你准备了个惊喜。”

　　雪代遥心里虽痒，但却已经掀不起太大的波澜，说道：“我会早回来的。”两个又说了几句，便挂断了电话。

　　小泉信奈含含糊糊，说话都很费劲：“另个妈妈一点也不疼遥，才普通的惊喜而已。”

　　“我知道义母你最疼我了。”雪代遥声音发飘，往后退了一步，却没想到小泉信奈吸得太紧，只是把那张美脸拉得长长。

　　……

　　……

　　藤原家。

　　办公室内。

　　紫夫人挂断了电话，抿了口矮桌上的茶水，说道：“这个信奈着实不像话。”

　　桃沢爱走过来，为紫夫人杯中添了茶水，问道：“怎么了，夫人？”

　　紫夫人道：“她居然要留遥在那边住一个月。”

　　“确实有点过分。”桃沢爱趁机为雪代遥开脱道，“不过也没有办法，小泉太太再怎么说也是少爷的义母，少爷也得考虑她的感受。”

　　紫夫人轻轻一笑，说道：“遥总归更爱我一点，说一个星期后就会回来。”桃沢爱道：“少爷自然更喜欢您一点。”

　　紫夫人笑道：“桃沢，你信不信用不着一个星期，顶多几天，遥就会回来。”

　　桃沢爱恭敬道：“夫人说的，我自然相信。”

　　紫夫人笑了笑，又沉吟下来，问道：“桃沢，你觉得我给遥什么惊喜比较好？”桃沢爱道：“送少爷他喜欢的东西？”

　　紫夫人“嗯”了一声，不置可否，心想自己怎么能问桃沢爱这个问题，她又不了解“惊喜”的真正含义。

　　实际上，桃沢爱自然是知晓紫夫人的心思，她已俨然成为少爷的左膀右臂，雪代遥和紫夫人之间的进程，少爷是一点也没有瞒她。

　　对不起，夫人。

　　她的心中不可遏制的升腾起一股兴奋，以及淡淡的羞愧之心。

　　同时，看向紫夫人的眼神，闪过了抹怜悯。

　　紫夫人看不出来，可不代表桃沢爱看不出来。

　　她能看出小泉信奈的小心思，只怕遥的义母，要变得同她一样了。

　　想到小泉信奈屈从于少爷，变成和她一般，腹中就涌起淡淡的兴奋。

　　到时恐怕有不少话题，能跟小泉太太交流了。

　　紫夫人看不出桃沢爱心里所想，过去拉开窗帘。

　　下午四点，蜂蜜色的太阳光落在池塘表面。

　　一阵清风拂过，水面微微荡起波纹。

　　“有点冷了。”紫夫人轻轻说道，美得让风也产生了距离感。

　　第三百七十八章 初处

　　晚上八点钟。

　　夜空像是被刷洗过一般，没有一丝丝云雾。

　　一栋豪华公寓楼下。

　　雪代遥提着个黑色的大袋子，从外表根本看不出里面装了什么。

　　他特地绕了远路，穿过两条繁华的街道，来到一条漆黑的巷子口，把袋子丢进了垃圾箱里。

　　雪代遥吁了一口气，回过头的脚步有所轻快，但心中却隐隐担忧起小泉信奈。

　　“也不知道义母现在的腿，还难受不难受？”

　　雪代遥回顾起之前的情景。

　　小泉信奈衣不寸缕，静静的躺在洁白无瑕的床单上，艳丽的脸庞上止不住的紧张，身体像是花朵般泌出点点花蜜，带着媚肉之香，宛若在渴求着什么。

　　“遥，温柔一点……”小泉信奈张开红艳艳的嘴唇，把两条肉感光泽的大腿分岔开，露出另外一张肥厚香腻的嘴唇，正往外分泌着点点津液。

　　雪代遥慢慢爬在上床，这张床比普通的双人床还大，他挪移着走到义母身前，随着膝盖每下挪动，那中央不断摇摆的鼓槌，让每个女人都能隐隐生畏。

　　小泉信奈嘴唇微张，眼睛有点发直，脸上生起朵朵绯红，小声道：“不管看几次，都感觉遥的那个好夸张……真的要把那个东西放进去吗……”

　　她既恐惧又期待，害怕那东西撕裂进去的痛苦，但又期盼填满饥肠辘辘的胃。

　　雪代遥并没有急不可耐的进入，反而俯身钻进了小泉信奈腿间，亲吻香腻的肥唇，双手紧紧攥着她那深陷进去的肉感大腿。

　　小泉信奈轻轻的“哦”出一声，仿佛灵魂都在躯壳外发飘，“遥，别舔了，好脏……哦，妈妈，好想尿尿……”

　　雪代遥并没有理会，而是用舌尖轻轻的在上面打转，双手不断从大腿，摸索到她的腰间，又探上了她的美乳，拉出那沾满甜甜汁液的果核，用指尖那么一掐，舌头更是抵住下面那嘴的舌尖。

　　小泉信奈顿时洪水泛滥，眼冒桃心，哦哦乱叫，说道：“遥……遥……妈妈……忍不住了！！！”

　　雪代遥不紧不慢的缩回脑袋，白不白黄不黄的汁液，从下面那嘴中倾泻而出，染湿了大半雪白的床单。

　　其中还有几滴粘稠的水渍，沾在了他的脸上。

　　小泉信奈感觉自己升天了，眼前的景物发花，缓了足有两秒钟，才看见面带笑容的雪代遥，那张俊美非凡的侧颜上，沾了好几滴出自她身上的液体。

　　她对雪代遥又爱又怕，搞不懂这孩子怎么那么熟练？本来还以为他会急不可耐的进入，让她痛苦连连，却没想到她反而先用舌头温柔的安抚她一番，让她舒服的灵魂都要升天了。

　　“遥……你怎么……那么会？”小泉信奈眼神迷离，抬起小拇指的力气都没有，说话语气都在发飘。

　　雪代遥笑了笑，并没有回答她。

　　连身体素质最好的桃沢爱，在他手上都过不了几回合，很快就跪坐讨饶了，说让她主动伺候少爷。

　　更别说，身体素质普通，还很敏感且未经人事的小泉信奈了。

　　对他来说，换算成游戏难度，估计连简易也算不上，轻轻松松就可以让义母堕落。

　　雪代遥没有问她舒服不舒服，而是用手摸摸她的脸颊，柔声道：“继续吗？”小泉信奈想也不想，说道：“我要！”

　　她对自己的迅速，而感觉到了丝茫然。

　　明明自己才刚刚高潮过一回，身子都软成泥巴了，可自己还是想要，像是根本吃不饱，想要更加的快乐，更加的舒服……

　　雪代遥轻笑着，手指轻轻抚摸着小泉信奈细嫩的肌肤，她忍不住轻轻开始呻吟。

　　“啊……”

　　小泉信奈脑袋又开始发飘了，义子的指头太过厉害，每次触碰都正好挠着她的痒痒肉，其中有不少地方，就连她也不知道居然是自己的敏感之处。

　　她又感觉自己飘了起来，后才发现这不是幻觉，而是真的被雪代遥抱起来，不禁惊诧义子的力气居然那么大，抱她就好像采摘一朵美腻的肉灵芝，自己就好像天生长在他的腿上。

　　“啊！”

　　小泉信奈忽得发痛得叫出来。

　　不知何时，雪代遥已经把根茎没入了小半根。

　　“遥，我好痛……”小泉信奈求饶道。

　　“义母，我再轻一点。”雪代遥轻轻顶进去，开扩紧绷的穴口。

　　小泉信奈实在是太紧了，还好他先前让她舒服几次，分泌出不少润滑的汁液，否则干巴巴的进入，绝对痛得义母死去活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痛苦夹带着欢愉的呻吟。

　　雪代遥磨蹭了两下，认为没有问题，轻轻挺了下小腹。

　　“遥，好大……好涨……”

　　小泉信奈的肚皮像是鼓起来，她眼前发青发黑，像是喝醉了酒，脑袋发烫发晕，身子开始飘飘然。

　　她有点痛苦，但还可以忍受，甚至想着自己马上就会习惯，让自己的义子舒服到不停的吸气。

　　可是，当她往下一瞧时，畏惧的叫道：“遥……你怎么……还有一半在外面……”

　　“义母，你痛不痛？”雪代遥柔声道，看见小泉信奈身下渗出点点血液，还当她痛得死去活来，打算出声安慰。

　　“遥……”小泉信奈抿住嘴唇，紧紧抱住的他，对他耳边道：“好儿子，不用怜惜妈妈，直接进来吧。”

　　雪代遥鼻子一痒，腹中更是一热，微微用了点力，又捅进了三分之一，小泉信奈痛苦的“啊啊”乱叫，血液止不住的渗出来，把洁白的床单都染红了。

　　“妈妈，好痛又好舒服，好奇怪……”小泉信奈呻吟道，“好儿子乖儿子，您千万不要扭腰，妈妈会死的，让妈妈来动……”

　　小泉信奈不知道哪里的力气，双手撑住雪代遥的小腹，那双丰韵有致的大腿用力，好不容易才撑起臀部，小心翼翼的坐下，而后再抬起，再轻轻放下。

　　几个来回以后，小泉信奈渐渐感到前所未有的舒服，居然比遥之前的舔乳舌嘴更要快乐。

　　明明是初体验，还有几分残留的痛苦，但她居然慢慢的开始适应，享受其中的美好。

　　也亏得雪代遥前戏做得足，否则小泉信奈哪会那么快的适应。

　　但也正是因为第一次，小泉信奈才撑起落下几回，很快就没了力气，一不小心，手脚滑倒，肥臀重重砸在雪代遥的腹上，溅起果冻般抖动的水花，巨大的根茎真正完全插了进去。

　　“啊！！！”

　　小泉信奈香舌吐出半截，嘴边都是渗出津液，“全……全进去……”

　　她眼前发花，竟比之前的泄身来得更加彻底，水流夹着血丝哗啦啦的流得满床都是。

　　雪代遥的腿间都是湿热的液体，低声道：“妈妈，你这就尿了吗？”小泉信奈羞得脸红，话都说不清：“妈妈不是尿……跟遥……射出来……一样……”被雪代遥这句话，刺激的下体止也止不住流，心中羞耻的想：“难道我是真的被遥弄得尿了？”

　　雪代遥静静等她尿干净，把根茎从义母身下抽了出来。

　　小泉信奈身下一松，痛苦消失大半，但腹中仍然空虚。她甚至有点受不了空虚，脑中特别希望雪代遥狠狠的猛猛的操她，每一下都顶得特别深！

　　忽然，她为自己的想法而感觉错愕，自己的性爱观是不是被遥改变了？

　　雪代遥把根茎放在小泉信奈面前，她眼睛发直，鼻子克制不住的去闻，这根肉棒又腥又臭，隐隐夹带着某种臊味，可她却忍不住去闻。

　　自己克制不住的伸出双手，想要掌握那根油光水滑，亮得发紫的根茎，可也只是勉强握住。

　　雪代遥笑道：“义母，你怎么又用舌头去舔啊。”

　　小泉信奈“唔唔”两声，带动黏着耻毛的脸颊，说道：“我真是坏妈妈，我都高潮一遍了，遥还是硬得那么难受。”

　　雪代遥怜惜道：“义母，你还疼不疼？”小泉信奈停止舔舐，把两腿岔开，两指分开那肥香四溢的嘴唇，一滴亮晶晶的水液流下，冒出淫靡的热气，“遥……妈妈……一点也不疼……进来……”

　　“什么？”雪代遥真的没有听懂小泉信奈在含糊些什么。

　　小泉信奈心头痒得受不了，还当这个坏孩子非要看她堕落模样，吐出褶皱的香舌，一手比V，一手两指岔开肥唇，热气腾腾道：“遥，不要怜惜妈妈，我是个淫乱下贱的女人，求您了，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肉棒肉棒肉棒肉棒……”

　　小泉信奈疯狂叫道，把多年来的禁欲，一股脑的宣泄出来。

　　还好，高级公寓隔音很好，否则上下楼都要听见她的乞求。

　　雪代遥都怔住了，没想过一向有家教涵养的小泉信奈，竟被他撩拨成这般模样。心中隐隐有种成就感，再也没有一丝顾虑，直接把小泉信奈摁在床头，用种付位狠狠插入。

　　小泉信奈美脸扭曲，泪水直流，“哦哦，遥就是这样……痛死妈妈了……妈妈好痛……继续……”

　　雪代遥每下都顶得特别深，感觉自己粗粗的龟头，顶进软软的小口，好像是进入了世外桃源，特别美好，特别柔软，吸得特别紧，每次顶进，小泉信奈身子都剧烈颤抖。

　　“这个地方，好舒服……妈妈……天啊……要疯了……”

　　小泉信奈抱着脑袋，口水止不住流出，秀发散乱开来。

　　“天啊，妈妈第一次被遥夺走了，遥太厉害了，居然……居然要在结婚的新床上，被遥弄高潮了……”

　　雪代遥不急着顶入了，慢慢拔出半截，问道：“什么结婚新床？”

　　小泉信奈下身空虚，乞求道：“遥继续，继续……妈妈就差几下……就几下……”

　　雪代遥仍问道：“什么新床？”

　　“是跟我丈夫结婚的新房……他太没用了，根本勃不起来，是根包茎的小拇指肉棒，碰都没有碰过我……”小泉信奈飞快回答，对雪代遥知而不言，“遥进来，用您的大肉棒，天啊，我丈夫才是孩子吧，您的也太夸张了……让他勃起来，也一辈子顶不到这里……”

　　雪代遥并不着急，而是把小泉信奈反抱了起来。

　　“遥？！”

　　小泉信奈惊慌失措，感觉自己就像轻飘飘的泡沫，居然就这样被遥抱了起来，下腹空虚一片，插着雪代遥半截根茎，液水止不住的滴滴直流。

　　“信奈。”雪代遥抱着她来到柜前。

　　“遥，我是你妈妈，你不可以喊我名字。”

　　雪代遥用脚把柜子打开，镜子正照着两个人。

　　一名美腻丰韵的美妇，被半抱在空中，完全遮挡住后面的孩子，只能看见他强而有力的手，以及那根夸张长度的肉棒，哪怕只有半根露出在外面，仍然让女人脚软。小泉信奈脸色发红，捂住脸颊，叫道：“遥，你想干什么？”

　　“信奈，你该喊我什么？”雪代遥故意刺激道，明白小泉信奈真正的渴望。

　　小泉信奈颤抖道：“儿子啊，遥，你是我的孩子。”

　　“是吗？”雪代遥故作失望道，“那我拔出来了。”

　　“不要，好老公！”小泉信奈急得撑住雪代遥身下的两颗小太阳，烫得她美媚的脸颊全是汗，“插进来吧，我的老公只有您一个。”

　　“那另外一个人……”

　　“我以后不会再理他了，遥……我叫他林二，不会再叫他丈夫或者老公……您才是我老公……”

　　“真的吗？”雪代遥抱着她来到桌前，上面有个小泉信奈和小泉先生的合影相框。

　　“义母，来表达你的决心。是想要我的，还是他的？只有最后这一次选择了。”雪代遥抱着小泉信奈说道。

　　小泉信奈内心十分茫然，就算她跟小泉先生完全没有爱情，但在一起这么多年，说没有一点感情肯定是不可能的。

　　“这样做……太过分了……”

　　小泉信奈嘴角止不住渗出津液，对着照片说道：“小泉林二，我说的是你太过分！都是你的错，害我变成这样。你的姓还是我家的，你根本配不上我家的姓氏……”

　　她想回过头看看雪代遥的表情，是不是已经够了，但底下却突然一空，居然是肉棒又拔出三分之一。

　　小泉信奈再也顾不上矜持，骂道：“林二你这个绿帽废物绿毛乌龟，稚童还不如的废物垃圾包茎肉棒，幸好你不能勃起，根本碰不了我。好人前进奸邪退避，谢谢伊始大神，林二活该被您诅咒，肯定是他顶撞了您。遥才是我命中注定的老公，我要给他生女儿，讨他欢心！！”

　　雪代遥再也忍不住，轻轻放开一点，小泉信奈的美肉完全吃进肚中，整根肉棒真正没入。

　　小泉信奈顿时美目大睁，香舌吐出，高洁的脚面一蹬，本来在骂小泉先生时，早已高潮，却苦苦支撑，现在再也忍耐不住，完全的潮吹出来。

　　雪代遥也不再忍耐，完完全全的喷射进好老婆的子宫当中。

　　小泉信奈疯狂的喊道：“遥是我老公，我要给他生孩子！！”潮水精液狂溅，竟打得桌子全是水渍，其中几滴液体，落在照片中小泉先生的笑容上，像眼泪一样滑落下来。

　　第三百七十九章 关爱

　　雪代遥又跟小泉信奈做了一次，但无论他如何安抚，义母都有些顶不住了。

　　要不是他前戏做得充分，否则小泉信奈初处，绝对不会感觉舒服，而是实打实的痛楚了。

　　但现在，小泉信奈连抬起根手指的力气也没有，丰腴的大腿套上勒肉的白丝袜，像团泥一样瘫软在床上，那张雪白的床单，沾满了水渍和点点血液。

　　雪代遥有些心疼，摸了摸小泉信奈的脸颊，她疲倦的道：“遥，你还想再来吗？妈妈还可以的。”雪代遥闻言，更加心疼了，说道：“我已经满足了。”

　　小泉信奈惬意道：“遥，妈妈也好满足啊，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好像要飞起来了。”

　　由于小泉信奈是初次，雪代遥必须迁就着她。和义母的做爱体验，远远比不上桃沢爱，但被她这样一说，心中也有了满足。

　　雪代遥道：“义母，我先带你去洗个澡吧。”小泉信奈嘟嘴道：“遥，你不是说好叫我妈妈吗？”雪代遥歉意道：“妈妈，是我忘了。”小泉信奈道：“以后没人的时候，遥都得叫我妈妈。”

　　雪代遥笑道：“好的，妈妈。”说着抱起了小泉信奈，打算背她去房间里的浴室。

　　小泉信奈手软脚软，根本没有多余的力气，但遥的力气却很大，很轻松的就把她背起来，只要自己把手轻飘飘的搭在他颈边就可以。

　　雪代遥慢慢走着，微微的颠簸，让小泉信奈联想起先前被抱起耕耘的情景，脸蛋红润了，暗想：“这孩子力气真大，恐怕不能喊他大孩子，该叫他小男人了。”忽得想到某处，感觉用“小”字也不恰当，比大男人还“大”。

　　如果换成小泉先生，可怜他先不论“大小”，光是看他腆着个大肚子的模样，只怕连抱她离地的力气也没有。雪代遥年纪虽小，但正抱反抱都是轻松无比，反而猛的令她有些遭受不住。

　　小泉信奈被雪代遥背在背上，轻微的颠簸，又让她生起燥热，下腹黏黏糊糊了，搂他的脖颈，紧紧贴住后背。

　　雪代遥后背一软，不禁回顾起小泉信奈细皮嫩肉的滋味，是团喷香柔暖的媚肉。

　　他微微有了反应，但却没有表现出来，而是加快了脚步，把浴室门打开，把小泉信奈放在浴缸当中。

　　“妈妈，我帮你洗？”雪代遥看她疲倦不堪。

　　小泉信奈呼气道：“遥，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雪代遥腹中一热，差点又要抱住义母就地正法，但他转而想到义母这般劳累，自己再折腾她，只怕她两三天都下不来床了。

　　“义母，把头低一低。”

　　雪代遥把花洒打开，测了测水温，给她头发沾了点洗发水开始冲洗。

　　他从来没有帮别人洗过头，有点笨手笨脚，不过很快就顺手了。

　　小泉信奈的头发并不是长，准确来说，没有紫夫人和藤原雪纯那么长的头发，只是刚好过肩，到背部的长发。

　　雪代遥洗得认真，帮小泉信奈洗得干净，从旁边抽出条干毛巾，帮她擦干头发。

　　“身子，黏糊糊的。”小泉信奈挺起身子，明明丰腴十足，带着媚肉香气的躯体，却不显得累赘，反而保养得十分傲人。

　　雪代遥有些口干，说道：“妈妈，我帮你洗干净。”说着，拿起旁边的肥皂，轻轻涂抹小泉信奈的娇躯，让她轻轻喘起气来，“啊啊”的叫出声。

　　小泉信奈身体本就敏感，又被义子全身挑逗了遍，光是肥皂水滑的涂抹一遍，就让她痒痒麻麻。

　　雪代遥从她光洁的腋下，擦至她傲人桃尖，听小泉信奈道：“之前你把我那尖拉了出来，我……我还以为回不去了。”雪代遥好笑道：“什么回不去？”小泉信奈双颊霞红，低声道：“还回去做什么？我说的是那尖。你这坏孩子，还挑逗我。”

　　雪代遥笑了笑，没有做什么出格之事，只是静静帮小泉信奈擦遍身子，当擦到她腿间溪水时，她面上闪过红晕。

　　他并没有挑逗她，而是正常的擦了遍，就用温水帮义母冲洗身子。

　　小泉信奈松了口气，即使她有点感觉，但却真的累了，再来一次是真的不行。

　　同时，她还是有点担心，遥跟她在一起是否只是单纯的肉欲。

　　不过，看他的样子，这种担忧显然是想多了。

　　小泉信奈不禁为自己的怀疑，而感到羞愧万分，看着为她认真冲洗身子的雪代遥，心想：“这孩子明明之前和我做时，对我诸般挑逗羞辱，现在却又跟换了个人样，那么正经。”但她并不过讨厌这点，反而很是喜欢，并不喜欢经常口白花花、花言巧语的人。

　　小泉信奈却不知道，雪代遥本来就是为人正经的，但却经常与桃沢爱、十六夜厮混，爱情观跟常人大为不同，认为私底下挑逗羞辱都是正常情趣，是让女方快乐的源泉。

　　私生活归私生活，现实归现实，他分得还是很清。

　　雪代遥拿着花洒，帮小泉信奈认真冲洗，一直洗到她的两腿正中，听着哗啦啦的水流声，小泉信奈脸上一红，想起自己先前接二连三的喷水，始终不晓得自己是潮吹还是失禁。

　　明明自己刚还在嗔怪遥挑逗羞辱，没想到真正不正经的人是我吗？

　　小泉信奈偷瞥雪代遥一眼，他并没有察觉哪里不对，认认真真的帮她洗澡，心中越发羞赧。

　　“好了。”雪代遥从旁边拿过条浴巾，帮小泉信奈擦干身体，说道：“妈妈，你衣服放在哪里？我帮你拿过来。”小泉信奈道：“就在床头那边的衣架，把上面那件睡衣裙拿过来就行。”

　　小泉信奈看着雪代遥走出去，自己又用浴巾擦了擦身体，被温水洗过以后，身体好了不少。

　　她尝试走出浴缸，却感觉双腿发酸发软，尤其是臀部撕裂的痛感，更让她打了哆嗦。

　　雪代遥动作很快，已经把裙子拿了过来，看见小泉信奈蹙眉的样子，忙道：“妈妈，你怎么了？哪磕到了还是什么？”

　　“痛……”小泉信奈幽怨道，视线移到雪代遥的下身。

　　他微微一怔，尴尬莫名，说道：“妈妈，先把衣服穿上，我扶你出去。”

　　小泉信奈“嗯”的一声，在雪代遥的帮助下，穿上了睡衣裙。

　　“妈妈，你还能走吗？”雪代遥问道，“要不要我背你？”

　　“不用背，我还可以走。”小泉信奈在雪代遥的搀扶之下，慢慢走出房间。

　　明明在激情过后，还没有痛感，可是等缓了一会儿，洗过热水澡后，心中就涌上沉沉的疲倦，双腿酸胀的厉害，更别说那臀部的撕裂感了。

　　她每走一步都感觉火辣辣的痛，要不是雪代遥搀扶，只怕她痛得都要摔在地上。

　　当小泉信奈走出浴室，发现卧室里一片狼藉，各种水渍怪味衣物皆有，她面上涨起红晕，难以想象受过良好家教的她，居然真按雪代遥的要求来做，还说了那么多怪话。

　　之前那个女人真的是我吗？

　　小泉信奈感觉羞耻，欢愉时的自己，跟现在的自己，根本就是两个人吧。

　　雪代遥带她去隔壁卧室，这间房原来是他住的，是小泉信奈提前腾出的房间，但现在却变成她暂时休息的地方。

　　“妈妈，你在这边休息一会儿，我去把那边卧室清洗一下。”雪代遥让小泉信奈坐在床铺上。

　　“不用了遥，还是等明天，让佣……让我来清理吧。”

　　小泉信奈对雪代遥格外眷念，本想说让佣人清洗，但突然记起这种事，根本不能叫外人知道，连忙改口说让她明天来清理。

　　雪代遥道：“还是快点清理干净为好。”小泉信奈明白他的意思，也了解这种事千万不能叫其他人发现。望着俊美年轻的雪代遥，她忽得有种自惭形秽的感觉，说道：“遥，我们之前的关系，千万不要被其他人发现了。”雪代遥微微一怔，道：“我知道。”

　　小泉信奈小声道：“妈妈不想害了你。毕竟我也过三十了，就算保养再好，也年轻不了多久。往后你是藤原家家主，身边肯定少不了女人。妈妈什么都有，也不要你的名头，只要你待妈妈好就行了。等妈妈老去了，你时时来看望我，我便心满意足。”

　　她这番话说得真挚，雪代遥听得心生感动，握住小泉信奈的手，说道：“妈妈你不会老的，我要你永远年轻。”

　　小泉信奈心中甜蜜，却叹了口气，说道：“遥，你还年轻，这天下哪有不老的人？妈妈总会老的，遥你也总会长大，身边肯定会有年轻貌美的姑娘。你另寻新欢也好，找妈妈发泄也罢，你怎么做妈妈都允你，只期望你在心中给我留块地方。说到底还是我的不对，遥你始终是个孩子，我是个不检点的女人。”说到这里，她竟忍不住抽泣起来，感觉这么多年从来没有享受过当女人的乐趣，反倒是今天这刻，真正有种欢愉的快乐。

　　雪代遥跟着想哭了，他握住义母的手，跟她说不用担心老去，差点把爱泉之事说了出来。

　　但他终归是忍住了，“不老”这种事关系重大，连紫夫人都不能告诉，只是说：“妈妈，你还年轻着。”忽得，打了自己一巴掌。

　　小泉信奈吓了一大跳，连忙轻抚他的脸道：“好孩子，你发了什么病，怎么打自己那么用力？快，让妈妈看看红了没有？”

　　雪代遥说道：“妈妈说我另寻新欢也罢，但我寻的不是新欢，而是在义母之前就有女人了。”

　　小泉信奈心生些许醋意，但转而想到自己也算“老女人”，不可能缠着遥一辈子，一下子就释然了，反倒担心他那脸扇得痛不痛？说道：“是藤原家中的女仆吧？妈妈不在意，把你脸转过来看看。”就看见雪代遥面庞红肿了起来，可想而知那一巴掌力道之大。

　　小泉信奈心痛不已，轻轻吹气道：“不痛不痛，妈妈吹。”

　　“我已经不痛了。”雪代遥道，“妈妈，我的欢好不是藤原家的女仆。”

　　“那……那是谁？”小泉信奈捂住嘴巴，惊愕道：“难……难道是……紫……”

　　“不是我那个妈妈。”雪代遥摇摇头，但心头也痒痒，两个人并没有交合过，但紫夫人却用手给他尝过不少甜头。

　　小泉信奈松了口气，只要自己比紫夫人先就行了。不过随即好笑，遥是紫夫人的私生子，两个人怎么会在一起？明显是她想的多了。

　　“那人是谁？”

　　“是藤原家的管家。”

　　“啊！”小泉信奈吃了一惊，求证道：“桃沢爱？”

　　“是她。”雪代遥点头。

　　小泉信奈笑道：“好孩子，你可千万为了虚荣心撒谎。”

　　雪代遥迷惑道：“什么虚荣心撒谎？”

　　小泉信奈道：“桃沢爱管家我认识许久，她为人最是正经，虽然长相美丽，但看起来像块大冰山一样，怪叫人害怕的。你说其他人妈妈都信，但你说桃沢爱我肯定不信。”

　　雪代遥好笑道：“真的是桃沢管家。”

　　小泉信奈摇头，说道：“她这种女人可不太好相处，遥你可不能编瞎话来骗我。”

　　雪代遥哭笑不得，自己说出实话，怎么反倒义母不太相信，无奈道：“义母，我真的没有撒谎。”小泉信奈“嗯嗯”两声，说道：“妈妈相信你。”

　　雪代遥越发郁闷，说道：“难道需要我找管家求证一下？”小泉信奈指头竖在他唇边，嗔怪道：“难道你对管家也存了像对妈妈这般心思？妈妈告诫你一句，桃沢爱那般规矩的女人，可千万不要碰，不然被你另个妈妈知晓了，你也讨不了好。”

　　“是是。”雪代遥心中愈发无奈，倒不想着争辩了，反正又不是非要义母相信。

　　小泉信奈担忧雪代遥年纪轻轻，生怕他那天控制不住，去撩拨那个冰山美人，还以为所有女人都是那般轻浮，最后弄得自己碰钉子，非得让他提前知晓，于是拿出电话，拨通了号码。

　　雪代遥奇怪道：“妈妈，你打谁电话？”小泉信奈轻声笑道：“我打得就是你心心念念的管家啊。”

　　第三百八十章 求证

　　雪代遥道：“妈妈，你真要找管家求证啊？”小泉信奈心中好笑，这孩子难道还真把桃沢爱当成自己的禁脔不成？说道：“是啊，我找她求证一下。”

　　两个人说话之间，电话就拨通了，另外一头的桃沢爱道：“小泉女士？是少爷那边出了什么问题吗？”

　　雪代遥听她表面冷冰冰的声音，想到私底下她的热情似火，心头微微发痒，对手机喊道：“爱姨，我好久没有听见你的声音了。”

　　桃沢爱语气放缓道：“少爷我也想你……夫人和小姐也很想你。”她本来只想说前半句，却担心小泉信奈还不是自己人，生怕自己留下话柄，补了句夫人小姐也很想念。

　　雪代遥了解她的顾虑，轻声道：“爱姨，我义母跟你一样了。”

　　“什么跟管家一样，你这坏孩子瞎说什么呢！”小泉信奈嗔怪道，她了解桃沢爱对紫夫人忠心耿耿，生怕被管家发现端异，把两人之间的秘密告发给紫夫人，连忙拿起手机道：“管家，这孩子说话越来越让人摸不着头脑。”

　　桃沢爱心中明了，直言道：“小泉女士，你跟少爷做过了？”

　　“啊？！”小泉信奈被她这句话吓了一跳，怔在原地足有两秒钟，才慌乱道：“管家你……你在开什么玩笑话……”

　　桃沢爱平淡道：“我和少爷已经做过了。”小泉信奈懵在原地，挤出笑容道：“管家，这种事可不能开玩笑。”

　　桃沢爱道：“我没有开玩笑，您不也和少爷做过了？”小泉信奈满脸红润，偷瞥了眼身边的雪代遥，难道这孩子真的没有撒谎骗我。

　　雪代遥凑到小泉信奈耳边道：“义母，不用瞒爱姨，想说什么就说吧。”桃沢爱的声音从电话那头传出：“小泉女士和少爷在一起肯定很快乐吧？”

　　小泉信奈膝盖发软，张了张嘴唇，几番欲言又止：“管家……你……你怎么会和遥在一起？”桃沢爱道：“我作为女人，被少爷完全征服了。”

　　小泉信奈微微一怔，就听她继续说道：“我先是少爷的女人，然后是咲夜的妈妈，接着夫人的管家……”小泉信奈肌肤越来越烫，她难以想象桃沢爱说出这番话，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羞耻心，话语跟执行命令一般冰冷，桃沢爱道：“……这种事，您应该很了解吧？”

　　小泉信奈竟克制不住的点头，说道：“我先是遥的妈妈，然后才是丈夫的妻子……”这句话刚刚说出口，脸上立刻一红。

　　毕竟，现在并非私底下和遥在玩情趣，脑袋一热什么话都可以说出来。

　　再怎么说，小泉信奈也受过良好的教育，始终认为自己的行为不对。

　　桃沢爱道：“小泉女士，您很羞耻？”小泉信奈低声道：“这种事……肯定啊……”桃沢爱道：“我就没有一丝一毫的羞耻，跟少爷在一起我很开心。”

　　雪代遥在一旁侧耳聆听，听见“我就没有一丝一毫的羞耻”时，心中忍不住暗暗发笑。

　　每次和爱姨结合的时候，自己提上几句咲夜，或是在她耳边说几句紫夫人，往往她就会性趣高涨，那张冷艳的脸上，都要浮现出羞愧的神情，几下就被遥杀的丢兵弃甲、节节败退。

　　“啊？！”小泉信奈捂住嘴巴，美腻的娇躯缩在胸前，难以想象桃沢爱说出这种话。

　　难道她没有一丝一毫的羞耻心？

　　“小泉女士，有哪里不对？”桃沢爱语气冰冷。

　　小泉信奈指头都在发烫，说道：“这种事……很奇怪……”

　　桃沢爱道：“哪里奇怪？您跟少爷在一起时，难道不开心吗？”

　　小泉信奈小声道：“和遥在一起肯定开心，不过……”桃沢爱道：“没有不过，你想继续和少爷开心吗？”小泉信奈道：“不是‘想’或者‘不想’的关系。”

　　桃沢爱没有理会，冷冰冰道：“想，还是不想？”小泉信奈那颗心砰砰乱跳，道：“想！”桃沢爱声音有所缓和，说道：“我也想和少爷在一起。我没有感觉到任何羞愧，反而跟少爷在一起是件很骄傲的事。”

　　小泉信奈听她说得平静有力，实在太具有蛊惑性，心中闪过原来并不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样，而是连桃沢爱也是这样想的，而且是这般深信不疑。

　　桃沢爱在她心目中，是个最守规矩的冷面管家，没想到这般冷艳女人也被遥征服。

　　只是一瞬间，她突然放下了很多负担，说道：“是啊，我当遥的妈妈也很开心也很骄傲。”

　　桃沢爱听见小泉信奈话语随意，竟再也没有一丝一毫的负担，她也随即没了包袱。

　　其实，她心中多少怀揣对女儿和紫夫人的愧疚。

　　现在小泉信奈完全放开，有人陪着她了，越发坚定自己侍奉少爷的决心。

　　两个人通过电话聊天，互相蛊惑互相催眠，居然越堕越深，开始聊起和雪代遥结合时的经历。

　　雪代遥在一边窥听，即使其中有不少是真实发生，但被爱姨这般夸奖，尤其是这种私生活，还是让他很不好意思。

　　小泉信奈在这方面还是纯真，听得她面红耳赤，心想这孩子在这方面怎么那么厉害，和我结合时居然还有不少余力。

　　往旁边一看，发现雪代遥好像也在听着，顿时脸上发烫，嗔道：“你这臭孩子，大人说话也听。”雪代遥笑了笑，说道：“义母你和爱姨说了这么久的话，想必也口渴了，我去倒杯水给你。”说完，走出房间。

　　他特意等了一小会儿，倒了杯温水，往卧室里走，刚准备推门进去，就听见爱姨聊到如何侍奉少爷。

　　小泉信奈听得肌肤生起粉红，呼出腾腾热气，小声道：“原来您的丈夫也那么短小……难道是其他男人的正常长度？遥……遥的确实很夸张啦……嗯，明明是第一次……我比管家您还多高一次……天啊，我要是换成是管家您的话，那么一晚上，我一定会死的……很舒服？被少爷完全改变了？真的吗？我不会后悔的？”

　　雪代遥耳朵太过灵敏，明明小泉信奈说话声已经很小了，但隔着门板还是听得一清二楚，心头越发火热了，轻轻敲了敲门，道：“义母。”

　　“啊，遥回来了。”小泉信奈对桃沢爱说道，冲外拔高了音量：“遥，进来吧。”

　　雪代遥推门而入，小泉信奈已经放下电话，把被子翻到一边，光洁的娇躯流了些许汗液，像是果肉渗透出诱人的汁水。

　　“义母，喝水。”雪代遥递过水杯。

　　小泉信奈的手很烫，舌头轻轻抵住透明水杯边缘，咕咚咕咚的喝光了一整杯水。

　　“遥，妈妈我好热。”

　　雪代遥心中已然明了，望着她白里透红的肌肤，轻轻一捏，烫得沁出液水，说道：“我手冰，帮义母你摸摸。”

　　“好。”小泉信奈被摸着手臂，仍觉不够，呼出热气道：“遥，我不是这儿热。”雪代遥道：“那是哪热？”小泉信奈道：“好宝宝，妈妈心里热得冒烫气。”雪代遥口干舌燥，道：“妈妈那心可不少。”小泉信奈道：“笨蛋孩子，怎么到现在就蠢了呢。你全都顶到心，摸上一遍不就知道了。”

　　雪代遥脑袋一热，滚烫的呼吸打在她娇嫩的肌肤，一手握住她那腻人的桃峰，一手探去滋润的小溪，倒还没等他有动作，小泉信奈像是扯到了隐痛，轻轻“啊”了一声，疲倦痛楚立刻把情欲驱逐着无影无踪。

　　雪代遥心头火气自然没有那么容易消退，腿间硬得非得发泄出来，才肯善罢甘休，本想硬扯开义母衣裳，却看见她隐约带着痛苦的样子，顿时让他有了几分清明，强行压下火气，问道：“义母，你还痛吗？”

　　小泉信奈“嗯”的一声，高估自己的身体素质了，心中带有愧疚，明明是自己想了，特意去撩拨义子，结果却又出了岔子，说道：“遥，妈妈是不对。”

　　雪代遥摇摇头，道：“没事。”

　　小泉信奈看他腹下，莫名阵阵腿软，小声道：“遥，你很难受吧……不然我……我用手让你舒服？”

　　雪代遥总归是个理智的人，明白义母这样子，强行解决的话，只会让两个人都难受。

　　他压下火气，安慰道：“没事义母，很快就好了，你安心休息吧，我去整理一下房间。”小泉信奈心中羞愧，想要却又无力的滋味，真的很不好受。尤其是自己还撩拨遥，自己却不能满足他。

　　小泉信奈眼睁睁看着雪代遥走出卧室，抑郁的关上电灯，黑漆漆的躺在床上，身子仿佛泡在温泉当中，酸的胀的麻的，齐齐涌现出来。

　　明明很疲倦，却没有半点困意。

　　她开始庆幸遥体谅自己，否则明天一整天，都不知道能不能起的来床。

　　小泉信奈靠在枕边，忽然觉得空虚寂寞，想念雪代遥了。

　　遥就在隔壁卧室，可她却希望遥陪在自己身边，说两句话也好。

　　叮铃。

　　手机在床头柜震动。

　　小泉信奈勉强伸出手，指头勾住手机，甩进被窝里，按了两三次亮屏键位，才把手机屏幕打开。

　　是雪代遥发来的短信：“妈妈，我房间整理好了，下楼丢垃圾去了。”

　　小泉信奈仍觉得孤单，还没有回话，雪代遥又发来短信：“妈妈，我下楼了。”

　　小泉信奈微微一怔，短信又发了过来：“妈妈，我出了公寓了。”

　　银白色的手机荧光，把小泉信奈的脸蛋映出光彩了。

　　叮铃，叮铃，叮铃的振动铃声，在静悄悄的屋内响起。

　　小泉信奈那颗心温暖的跳动，强忍着疲倦打字道：“遥，钥匙带了没有？”雪代遥回道：“我带了，我现在在一条街以外，这边人好多。”

　　小泉信奈暗自好笑，心道：“这个笨孩子，楼下就有垃圾桶，偏偏要跑那么远去扔。”她并没有苛责，而是轻轻回应的“嗯”了一声。

　　雪代遥道：“妈妈，我已经丢完垃圾了。”小泉信奈道：“嗯。”雪代遥道：“我在回来的路上。”小泉信奈道：“注意安全。”

　　雪代遥不停的发着信息，都是路上没有营养的琐事。

　　小泉信奈不再觉得孤单，内心的空虚被爱意填满。

　　生活的点点滴滴，足够驱散黑暗中的任何寒冷。

　　雪代遥哪怕回到家，也在发短信，说自己正在厨房为她做饭。

　　小泉信奈不希望雪代遥累着，说随便吃点什么就可以。

　　可是他忽然没有了回应。

　　小泉信奈心中渐渐紧张，遥怎么不说话了？

　　她不停的回着信息，但没有一条被回应。

　　她怀疑雪代遥在厨房遭遇了意外，仿佛看见他一不小心切到手指，血流一地，痛得满地打滚的情景。

　　小泉信奈心中急切，再也顾不上了，把手机丢在一边，扭动着疲倦的躯体，想要起身时，门忽然被打开，刺眼的光亮让她眯上眼睛。

　　雪代遥双手端着热粥，轻轻吹气道：“妈妈，我煮好饭了。”

　　小泉信奈怔在原地，他迷惑道：“妈妈？”

　　小泉信奈压抑住眼眶的泪水，说道：“我饿了。”雪代遥笑道：“所以我煮了粥给妈妈你喝。”他把枕头立起来，说道：“妈妈你靠起来，我喂给你喝。”小泉信奈心头感动不已，一口一口尝着温热的粥水，问道：“好孩子，你吃了没有？”雪代遥怕义母吃不安心，说道：“我已经吃了。”

　　小泉信奈了解雪代遥的性格，说道：“你帮我尝尝烫不烫。我喝半口你喝半口。”雪代遥心生触动，说道：“好。”他喝半口，义母就喝半口，两个人从未喝过如此鲜甜的热粥。

　　一碗粥水很快就喝个见底，雪代遥道：“妈妈，你休息吧。”小泉信奈拉住他道：“遥，陪陪妈妈。”雪代遥看着她明艳生辉的脸，没有生出任何欲望，而是纯粹的情愫。

　　“遥，我爱你。”小泉信奈抚摸着雪代遥的脸，又把头一次的吻给了义子，“叫我名字。”

　　“信奈，我爱你。”雪代遥伸出舌头，与她疯狂的交融，陷在软软的温柔乡中。

　　第三百八十一章 陌生

　　清晨，四点钟整。

　　天都还没有亮，雪代遥就迷迷糊糊的醒转，他已经养成了生物钟，不用闹钟提醒，每天准时在这个时间醒来。

　　雪代遥肩膀发麻，一团喷香软肉黏在背后，想也不用想，一定是小泉信奈正抱着他睡着。

　　还好，小泉信奈抱得不是很紧，否则雪代遥起床的动作，一定会把她吵醒。

　　他小心翼翼挪动身子，侧身下了床，看见小泉信奈衣裳不整的躺在床上，露出大片美妙的肌肤，鼻子微微缩动，均匀的呼吸着，已然进入甜甜的梦乡。

　　雪代遥面色柔和，又回顾起昨日义母的逞强。

　　黑暗中，两个人接吻了三四次，小泉信奈拥住雪代遥，声音透露出满足：“遥，你把我房间里的什么东西丢了？”雪代遥道：“那床被单。万一被人发现了，就没有办法解释了。”

　　小泉信奈嗔怪道：“我听伊始神宫的巫女说过，沾了处女血的床单，留着会有好运发生的。”雪代遥道：“啊，义母，可是我已经丢掉了。”

　　“没有关系。”小泉信奈道，“丢了什么事也没有，不过留着有个好兆头。”

　　雪代遥对这种迷信并不感冒，但随即忆起伊始神宫的雪宫主，心头渐渐凛然，已然变成将信将疑的态度，心想：“或许迷信有不少是假的，但确实有真正的高人吧。”

　　小泉信奈小声念叨：“好人前进奸邪退避，谢谢伊始大神赐我义子。”一面说着，一面搂抱住雪代遥。

　　雪代遥被媚肉包裹，心头涨起缕火气，本想说些撩拨的话，但小泉信奈的念叨声音越来越小，逐渐完全不见，只剩下均匀的呼吸。

　　他不由得哑然失笑，跟着闭上眼睛，他没有认床的坏习惯，很快就进入梦乡，仿佛梦见自己进入粘稠温热的洞口，被包裹的十分舒爽。

　　雪代遥睁开眼睛，借着黑暗中朦胧的光线，隐隐约约可以看见洁白色被子里不断起伏。

　　他把被子翻开一角，小泉信奈这个美义母，娇柔的侍奉着义子，含糊不清的说道：“桃沢管家都是这样偷袭遥你的……我看遥你憋的难受，我只能用这种方式……满足遥了……”

　　雪代遥暗自好笑，不知道爱姨跟义母编得什么瞎话，明明都是一晚上的鏖战过后，爱姨就躺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哪还有偷袭一说？

　　小泉信奈被桃沢爱唬住，还当遥就喜欢热情奔放的性爱，双手勉强握住那根粗壮，用舌头和嘴唇不断吸允舔舐，含糊道：“舒……舒……服？”雪代遥微微吸气道：“很舒服……”

　　小泉信奈含糊道：“遥，看招。”

　　雪代遥只感觉另一处的头顶被什么东西缠绕住，舒服的他连声吸气。

　　“还不……算完……”小泉信奈一手摸到遥的两颗小太阳，一手两指轻轻摩擦那柱身，飞快的开始按摩。

　　雪代遥舒服的直吸气：“妈妈，好舒服。”小泉信奈问道：“是我的舒服，还是桃沢管家？”

　　雪代遥有些惊讶，没想到随和的义母也会嫉妒。

　　不过想想也正常，哪怕义母嘴上说不在乎他身边有多少女人，但还是免不了攀比心。

　　还别说，雪代遥真的对比了下。

　　桃沢爱更像是一心一意的侍奉，用尽浑身解数来让少爷开心。她在这方面很有情调，在满足少爷的同时，自己也会得到格外的满足。

　　小泉信奈在性爱方面，更偏向于另外一种极端，就像团不断吸允的媚肉，美得让人发腻，体验绝对很美好，但随着深入，很容易让另一方感觉力不从心、无福消受，甚至还不能让她真正满足。

　　可惜，或许真的是神灵赐福，小泉信奈遇上了自己的义子，她有些迫切的搓捻道：“遥，你还那么大，快点……快点出来……妈妈好累……”

　　“妈妈，还不够……”雪代遥虽然很舒服，但这种刺激根本满足不了他，每次和爱姨结合时，她都会进行这种开胃菜，尤其是桃沢爱还喜欢角色扮演，才让他兴奋的给她嘴巴灌满。

　　“啊啊，遥……妈妈难道比不上桃沢管家那么舒服？”小泉信奈羞得叫道，没有等到雪代遥的回应，居然扯开睡衣，用美乳完全包裹住。

　　“嘶……”雪代遥忍不住吸气，尤其是小泉信奈还有她温热的小口，含住了雪代遥露出的小半截龟头。

　　“遥，好大……还露出那么多……乖宝宝，妈妈不会让你着凉……”小泉信奈用美乳上下磨蹭，小口不停的吸允，像是要被雪代遥的一切榨干。

　　“呼……”雪代遥深深的呼气，把被子完全甩到一边。

　　卧室内一片昏暗，还好他视力很好，能够大致看清景象。

　　小泉信奈夸张的趴在他的腿上，卖力的样子，让人感觉淫靡肉色。

　　雪代遥摸了摸她的脑袋，感觉身下什么东西要出来，说道：“义母，要出来了……让我看看你的脸……”

　　他舒服的灵魂都在战栗，轻轻揪起义母的头发，但小泉信奈像是被夺摄了，把美乳松开，双手握住他的腿，那张小嘴越吸越里面，居然把他夸张巨根全都含入口中，任由他拉扯，嘴巴都纹丝不动，只是露出那媚态的眼睛，以及那半拉长的脸。

　　“出来了。”雪代遥再也忍不住了，声音都开始发飘。

　　自己的睾丸被小泉信奈轻轻的捏着，像是舍不得一滴浪费，在这种事上，这名美义母无师自通。

　　雪代遥把精液全部喷涌出来，她那张被拉长的脸颊，瞬间鼓起，口中“呜呜”“咳咳”声咕噜噜的响起，再也看不出往常一丝一毫的美艳动人。

　　雪代遥隐隐听见咳嗽声，生怕义母呛到，连忙道：“义母吐出来。”小泉信奈捂着嘴巴，拼命摇头，过了片刻，那脸颊逐渐消下来，她呼出温热淫靡的热气：“妈妈嗓子痛……还好咽下了……遥的宝宝好多……妈妈一点没漏的吃进肚子了……”她轻轻摸着遥的烦恼根，捏着育种袋，轻轻唤着童谣般念叨：“乖……宝宝乖……”

　　雪代遥心头火热，还想再来上几次，但小泉信奈声音越来越小，居然躺在他身下睡了过去。

　　“义母？”

　　雪代遥还以为她怎么了，结果却发现是沉沉的睡着了，顿时哭笑不得，把义母拖上床来，把被子为她盖好。

　　“晚安。”雪代遥轻柔道，压住火气入眠。

　　等他一觉醒来，已经早上四点钟。

　　雪代遥看见小泉信奈疲倦的沉睡，心头大为怜惜，是不是自己昨天弄得太过火了？

　　忽然，他有了丝尴尬，小泉信奈嘴边黏着几缕毛发。

　　雪代遥连忙把拿几缕毛发拿掉，为小泉信奈擦干净嘴巴。

　　“义母昨天有够疯狂的……”

　　他这样想着，没想到一向随和的义母，居然能做出这样淫靡的行为。

　　雪代遥摇了摇头，不再多想，把被子为义母盖好，空调调高一两度，就去浴室洗漱，接着来到客厅，开始做雪宫主教授的动作。

　　这是他每日的功课，已经过去那么长时间，没有落下过一天。

　　好处越来越明显，感觉身体有使不完的精力。

　　雪代遥站在落地窗边，窗外天空黑蒙蒙的，只有远处几处朦胧的霓虹灯。

　　他深深吐出口气，开始完成动作。

　　雪代遥惊讶的发现，自己动作完成的越发轻松，再没有影响到标准度的情况下，完成现在三遍次数所花的时间，居然跟平时完成一遍的时间一样。

　　他不由得感到惊奇，之前计算过时间，在不影响准确的情况下，做完一遍动作，再怎么样也要两分钟，但现在只要四十秒钟而已。

　　雪宫主教他的四个动作，雪代遥着实大受裨益，认认真真的继续完成。

　　在做到第五十遍的时候，他才感觉到艰难，不过还在坚持，没有忘记雪宫主说过练到实在不能进行为止。

　　当他做到第六十二遍时，感觉到一丝丝的难受，预感到差不多可以停止，才放下手臂，不再进行起手式。

　　雪代遥长吁一口气，额头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细汗。

　　面前的落地窗，天空已经变得明亮，太阳刚刚升起，雪代遥沐浴在第一缕阳光中。

　　他脸上露出笑容，感觉身体暖洋洋的舒服，去浴室洗了把脸，换上自己带来的衣服。

　　……

　　……

　　雪代遥简单的吃过早饭，就去楼下跑步。

　　即使跑步对于现在的他来说，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提升，但他也愿意去跑。

　　并非单纯的习惯，而是享受和雪纯一起跑步的时光。

　　雪代遥跑下楼，豁然惊醒，这已经不是在藤原家，而是在公寓楼中，他有点想念藤原雪纯和藤原清姬了。

　　他心有所感的打开手机LINE，发现藤原清姬不停的找着自己，问道：“醒了吗？醒了吗？”光是这一句话，就被这个“残忍的白雪姬”要把屏幕刷满了，最早留言的消息是在一分钟前。

　　雪代遥本来打字说：“醒了”，但屏幕另外一边的藤原清姬比他更快，道：“回话！！！！”满满的怨念要涌出来了，让他怀疑是不是清姬就盯着屏幕看，消息状态刚刚变为“已读”，马上就打字回复。

　　“我已经醒了，刚刚看到消息。”雪代遥想了想，打字道：“你也醒了？在凉亭？”

　　“没有。”

　　“让她自己跑步去。”

　　“没你我才不去呢。”

　　“本来我想睡到中午，但自动就醒来了。”

　　“怎么睡也睡不着。”

　　“烦。”

　　藤原清姬连珠炮似的打字，让雪代遥LINE嗡嗡响个不停。

　　本来他想插嘴说话，但没打两个字，藤原清姬下一句就蹦出来了，让他感觉自己这句话打出来有点怪，不得不删掉重新打字，但往往他一个字还没有打完，藤原清姬已经发完两句话了。

　　让雪代遥不知道说什么好，不知道是藤原清姬打字太快，还是自己打字太慢了。

　　或许两个都有？

　　藤原清姬仍在屏幕上撒着文字泡，跟她性格一样富有侵略性。

　　雪代遥不得不回道：“字不要打那么快。”藤原清姬发了个“嘲笑”的表情，说道：“是你太慢了。”

　　过了六秒钟，她继续道：“这句话是我用脚打的。”

　　“……”

　　雪代遥发了个省略号。

　　其实他刚刚在聊天框里打完了一句话，但看见藤原清姬的这句话，就默默删除了。

　　他并不怀疑藤原清姬真的是用脚趾打字。

　　毕竟，上次藤原清姬就用脚趾操控手柄，脸上带着戏谑的神情，边打哈欠边操控赛车，把他和桃沢咲夜虐了个人仰马翻。

　　“乏了。”

　　藤原清姬打着胜利者的姿态，“你打字太慢了，我去补觉了。”

　　“……”雪代遥又是一个省略，不过藤原清姬那边许久没有动静，看来是真的补觉去了。

　　藤原雪纯现在应该已经做完拉伸，开始跑步了吧。

　　雪代遥这样想着，也不再墨迹，走出了公寓楼。

　　公寓里有专门的锻炼器材，但他并不喜欢在跑步机上跑步，更喜欢自然而然的奔跑。

　　雪代遥在公寓外的道路跑步，这地方是富人区，本来他以为早上人会很少，但却意外的很多。

　　有几个人在晨跑，更多的牵着名种宠物狗的中年女人在附近散步。

　　雪代遥都不认识她们，但老是有人跟他善意的打招呼，让他不得不停下回以一笑，搞得他烦不胜烦，只得去更远的地方跑步。

　　这时，他忽然注意从擦身而过的女人，脸上戴着口罩遮得严严实实，明明汗都流了很多，也不愿意摘下来。

　　但从露出的眼角和脸型、身材这几方面，看起来也算个美人了吧。

　　雪代遥感觉她有点眼熟，忽然记起这是名当前大火的歌星，好像是叫“伢子”还是什么。

　　他能知道这名歌星，还多亏了前堂修一之前在课间不断提及，“伢子伢子”的叫着，拿出随身携带她的照片，期盼哪天偶遇能让她签名。

　　实话实说，要是每个人都像前堂修一一样讨着要签名，这名歌星一定很苦恼吧。

　　雪代遥这样想着，回顾起前堂修一手中精修过的照片，并没有感觉那名歌手的相貌有多美丽，或许在藤原家美人已经见惯了吧。反倒有点想听听看她歌声，是否真的有如此美妙？能有这么多的粉丝。

　　第三百八十二章 遭遇

　　雪代遥对追星兴趣不是很大，只是在脑中想想而已，直接越过那名叫作“伢子”的歌星，继续晨跑。

　　他忽然发现在这条道上晨跑的人，还真不少，有几个跟那名歌星一样戴着口罩，少数一两个是精神抖索的中年男子，不紧不慢的晨跑。

　　雪代遥发现他们的样子都很眼熟，好像是在电视上面看过，想来又是小有名气的明星。

　　其中一个中年男子，雪代遥似乎在藤原家见过一面，但却又不太确定，因为模样变了不少。

　　看那中年男子气喘吁吁的垂着脑袋，雪代遥也没有想要确认的想法，没有在这边多停留，觉得距离差不多了，折个弯往回跑。

　　对于这些可能是明星的人，雪代遥并没有太多深究的欲望。

　　毕竟这里是千代田的富人区，住在这里的全是富豪、明星、政客，在这边遇上谁都是很正常的一件事，不过大部分的住户，在社会地位上，远比不上藤原瞳，并没有让雪代遥多看两眼的资格。

　　雪代遥跑了三圈，将近跑了六千米左右，连汗都没有出，只是微微气喘两下。

　　最初刚练雪宫主教导他的动作时，跑步或许还有点锻炼的作用，但现在勉强算得上“热热身”的程度。

　　晨跑对于雪代遥来说，更多是习惯了。他活动活动筋骨，慢跑过了门禁。有几户人家都保持着良好的作息，牵着宠物狗出来散步，遇见不相熟的雪代遥，都露出笑容的点头示好。

　　雪代遥微笑点头，往电梯门那边走，却看见乌压压的一片，有两个大汉候在那边，光是看着就有股压力。

　　他俩身上穿着便服，但上身肌肉却把衣服高高撑起，胳膊比雪代遥大腿还粗壮。

　　雪代遥和他俩眼神正好对在一起，让他不禁联想起藤原家的保镖，视线本能的移到了他们鼓鼓的腰间。

　　这个小动作，落入了这两人眼中，他们交换了下眼神，往旁边微微挪动脚步，雪代遥就感觉两堵山挪动了位置，被黑影完全罩在下面，让他微妙的往后退了一步。

　　“是紫小姐的孩子啊。”

　　雪代遥听见两名壮汉身后沙哑年迈的声音，听起来就像两块玻璃尖锐的摩擦。

　　他从两名壮汉中间的缝隙看去，是一名扎着利索马尾，长相秀气的女人。

　　她长得很高，就比那两名壮汉矮上小半个头，差不多一米八左右。

　　高挑矫健的身材配上小麦色肌肤，让人有种英姿飒爽的感觉。

　　雪代遥微微一怔，刚刚的声音，总不可能是面前这个女人发出来的吧？

　　“濑川，让开吧，我认得这个孩子，你们都不要挡在这。”

　　“是。”那名叫作“濑川”的小麦色肌肤女人，默默退到一边。身边那两名壮汉也绕到雪代遥身后，眼前的黑影顿时消散，颇有种拨云见日的感觉。

　　“不愧是紫小姐的孩子，长得当真一表人才。”眼前的人感概着。

　　不，或许应该用“眼下这个人”来形容，会更加恰当一点。

　　雪代遥有些惊讶，因为说这句话的人，是一个矮小的老头子，明明背挺得很直，却还不到他下巴那么高，脸上带着褐斑，头发都花白了，说起话来沙哑尖锐。

　　明明是个又矮又丑的老人，但脸上挂着的笑容，却能让人不由自主的生出好感，像个和蔼的老爷爷。

　　雪代遥听他提及“紫小姐”三个字，心想难道是在说紫夫人？

　　眼前的老人肯定是自己长辈，不管地位如何，对于这种年纪的老人，雪代遥都会保持应有的尊重，道：“老人家，您是……”

　　老人拄着拐杖，笑眯眯道：“紫夫人年轻时，都要喊我伯舅。”雪代遥微微一怔，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老夫人还有兄弟姐妹。

　　忽得，他反应过来，问道：“您是义母的父亲？”老人笑出声道：“你这孩子反应是真快，我就是信奈的父亲。”

　　雪代遥着实意外，他在电视上见过这个意气风发的老人几次，但跟现实中的模样，还是差距好大。

　　不，或许应该用“完全不同”来形容。

　　老人现在的样子，就跟个普通老头没什么两样，笑眯眯的，很是和蔼可亲。

　　要知道，他在明面上地位，可比藤原家都要高上些许。纵使只是明面上而已，但却没有一点身在高位的气质。

　　雪代遥道：“您是来看我义母的？”老人家笑道：“正好有闲暇的时间，顺带来看看信奈，当然，主要是来看看你的。”

　　“看我？”雪代遥有些意外。

　　老人上下打量着他，叹道：“不愧是紫小姐的孩子，当真是把你母亲的长相全继承过来了。想当初，她与你一般大时，别人夸一个人长相漂亮，都说‘你长得有藤原家紫小姐四五分美’。看到你，我就不禁想起自己头一次见到紫小姐的情景。”

　　雪代遥听入耳中，不由得尴尬。别人都当他是紫夫人的私生子，各种流言蜚语都有，只有小部分人才知道真相。

　　现在，这个老人家说看到他，就仿佛看见当年的紫夫人，让他一时半会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雪代遥勉强笑道：“我比我妈妈长得差远了。”老人微微一笑，说道：“分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把你母亲的长相完完全全继承了。”雪代遥一阵无言，选择了顺从。

　　老人又是一叹：“你们藤原家的人，基因都是不错，紫夫人如此你也是如此，其他人也不差。”雪代遥搞不清楚他为什么突然提起基因之类，还没等说话，那老人忽得开始咳嗽，脸色变得一阵蜡黄，咳嗽越来越重，从“咳咳”声变成“哇”声，像是要把胃酸都给吐出来。

　　还好，身边的两名保镖已经反应过来，老人刚开始咳嗽，立刻就把药和水拿了出来。

　　“吃一粒就好了，医生嘱咐过我，这种药不能吃太多。”老人用指甲挑起片黄色药片，接过濑川倒的保温杯的水，咕咚咕咚喝了几口，长呼出了一口气。

　　他把保温杯递还给了保镖，对雪代遥叹道：“我年轻时不懂得节制，现在人老了，什么毛病都出来了。”雪代遥听他有几分教诲的意思，连忙用晚辈的姿态称“是”。

　　再怎么说，眼前的老人是义母的父亲，基本的礼仪要做好。

　　叮。

　　电梯门口缓缓打开。

　　老人道：“进来再聊吧，电梯都来了。”雪代遥紧随其后，接着是那名叫作“濑川”的女人进来，而后才是那两名保镖。

　　这两名保镖实在太壮了，让本就狭窄的电梯间都有些拥挤。

　　其中一个人伸出胡萝卜般粗的指头，轻轻摁下12楼的按键，电梯微微颠簸了下，不断上升楼层。

　　雪代遥都怀疑电梯会不会超重，还好并没有发生这种尴尬的事。

　　不过电梯间仍旧沉闷，那两名壮汉挤在一起，硬是给老人、雪代遥、濑川留出一片空间，但随着呼气吸气，仍感觉挤得慌。

　　幸好，电梯一下子就到了12楼。

　　老人说道：“你们两个去濑川的屋子休息，有濑川陪我进去就行了。”两名保镖说“明白”，并没有坐电梯，而是从旁边的楼道下去。

　　不用老人和雪代遥动手，濑川主动掏出钥匙，把门锁打开，从旁边的柜子里，拿出拖鞋给两人穿上。

　　雪代遥惊诧的看了她一眼，感觉这个这个叫作“濑川”的女人，十分熟悉小泉信奈家的布置。

　　老人看穿他心中所想，解释道：“她叫作濑川静，是我女儿的保镖。不过信奈不太喜欢有人跟在她身边，所以濑川都住在楼下。”雪代遥这才恍然大悟，随着老人坐在了客厅里。

　　老人问道：“信奈还没有醒吗？”雪代遥道：“义母还在休息。”老人不满道：“这孩子真不像话。”雪代遥道：“我也是刚起来而已。”

　　老人道：“你刚刚在楼下跑步吗？”雪代遥有些意外，说道：“我是在晨跑。”老人笑眯眯道：“我来的时候有看见你。现在早起锻炼的年轻人可不多见了。”雪代遥笑了笑，还当老人客套而已，认为早起锻炼也挺正常，并没有哪里值得称赞。

　　老人又道：“遥？藤原遥？你应该是叫这个名字吧。”雪代遥道：“我叫遥。现在还叫作雪代遥。”

　　老人敲了敲脑袋，道：“我记起来了，你现在还在跟养母的姓氏，等你成年了才会换回你母亲的姓氏。”雪代遥道：“是这样的。”

　　老人柔声道：“紫小姐真疼你这个孩子。我要是她，根本等不到你成年就要你改姓了。”雪代遥“嗯”了一声，明白紫夫人对他真的很好。

　　老人用种古怪的语气道：“不过也是，藤原家也只有你这个男丁了。”雪代遥感觉他仿佛心中藏了想法，倒没有表现出来。

　　这时，濑川静问道：“您要喝点什么？”老人问雪代遥道：“需要濑川帮你泡杯茶吗？她可是特意向桃沢管家学过几手。”雪代遥心头一动，却还是说道：“不用了，给我来杯白开水就可以了。”老人笑道：“也给我泡杯茶吧。”濑川静道：“是。”

　　老人叹气道：“年轻喝酒，中年喝茶，现在胃不行了，连茶水也喝不了了。”雪代遥听他说话沙哑，试探道：“您有胃病？”老人点点头，叹气道：“我嗓子都被烧坏了。”

　　濑川静从吧台那边走过来，路过明晃晃的落地窗，把两杯白开水放在桌面上。

　　老人喝了口水，直接被呛得连连咳嗽，吓得雪代遥连忙为他拍背顺气，但只是轻轻一拍，感觉他骨头脆得吓人，生怕自己微微用点力，他的骨头就像火柴咔嚓折断。

　　“我来吧。”濑川静过来轻轻替老人顺气。

　　老人呼吸渐渐好转，但脸色仍然蜡黄一片，说道：“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说话都能被唾沫呛死。”

　　“您老多注意身体……”雪代遥连声劝慰，说了不少话，哄他开心。老人被雪代遥逗得发笑，不知不觉已经八点钟了。

　　老人脸色板起来，说道：“这么晚了，信奈还不起来？”雪代遥心虚，小泉信奈还没有起来，他至少要付一半的责任。

　　就在这时，雪代遥听见楼上细微的开门声，而后老人和濑川静也听见小泉信奈娇柔的喊：“遥！”

　　雪代遥心头一紧，生怕义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说出不合时宜的话，连忙喊道：“义母，我在楼下，小泉老先生看望你来了。”小泉信奈一时没有反应过来，三四秒钟过后，惊呼道：“父亲，您怎么来了？”她连忙赶下楼去，就看见雪代遥和老人坐在沙发上，雪代遥对她眨眨眼睛，让她心中生出甜蜜，但老人冷漠的神情，又一下子把她打回现实。

　　老人板着张脸道：“现在都几点了，怎么起得那么晚？”小泉信奈心中委屈，偷偷瞥了眼雪代遥，义子实实在在让她起不来床，现在臀部仍有撕裂感。

　　老人瞧着小泉信奈走路的姿态，忽得迷惑道：“你走路怎么怪怪的。”雪代遥心中一紧，小泉信奈道：“昨天摔着了。”雪代遥立刻补道：“昨天义母一不小心摔在地上了。”小泉信奈反应也很快，接道：“要不是遥在我身边，我还不知道怎么爬起来。”

　　老人语气柔和下来，说道：“这么大个人，还能摔着了。”小泉信奈不好意思道：“厨房的水太滑了。”老人道：“摔得重不重，还疼不疼？”小泉信奈道：“不痛了。”

　　老人盯着小泉信奈走路的姿势，摇了摇头，还当她是故作坚强，不过看样子，应该没有大碍。

　　雪代遥心生紧张，生怕被老人看出端异，即使老人看起来和蔼，但政客可都是老狐狸，很容易就能发现不对劲。

　　但雪代遥却不知道自己想多了。

　　小泉先生完全不举这件事，除去他们夫妻两个以外，也就只有雪代遥一个知道真相。

　　其他人只当小泉先生不育而已，就连老人也是这样认为，并不知道小泉信奈仍是处女，猜不到这是刚刚破处的走路姿态。

　　第三百八十三章 议论

　　小泉信奈坐在单人沙发上，软绵绵的坐垫托着堆雪之臀，仍带有酸胀感。她不由幽怨的瞧了眼雪代遥，昨天和他缠绵了一整天，也亏她身体还算不错，不然今早可起不来床。

　　“听说紫小姐身体也不好，不知最近状况如何？”老人客套一问。

　　雪代遥说道：“谢谢老先生关心，我妈妈身体已经好了。”

　　“那我就放心了。”老人猛地咳嗽两声，矮小的身体颤个不停，说道：“年轻时候得多注意身体，不然就像我一样，老了再保养就晚了。”

　　小泉信奈关切道：“爸，你身体状况没事吧？”

　　老人摇了摇头，说道：“还是老样子。你这么关心我，不如给我生个大胖孩子。”

　　小泉信奈面露尴尬，瞧了眼雪代遥，立刻收回目光，低声道：“爸，这种事哪有那么容易。”

　　“好人前进奸邪退避。”老人叹气道：“可能我们家被神灵唾弃吧。当年我和你母亲生你时，也是老来得子，年近四十才把你生下来，之前去了不知道多少遍神宫，乞求神灵保佑。也算伊始大神照顾，你长得像你妈妈，而不是像我。”

　　雪代遥用余光对比了下，小泉信奈和老人长得完全不同，几乎没有一丝一毫相似之处，难以想象他能生出小泉信奈这般美丽的人儿。

　　小泉信奈柔声道：“爸，长得像你还是像妈妈都一样。”

　　“不一样，不一样。”老人道，“女人家要是长得像我一样，那一辈子都毁了。当年我找你妈妈，无非就是贪图她长得漂亮。”

　　“爸！”小泉信奈不满道。

　　老人哈哈一笑，说道：“我爷爷又矮又丑，我爸爸又矮又丑，传到我也是又矮又丑。我们家长得基本都丑。我找你妈妈就是存了改善子孙后代容貌的想法，希望自己的孩子不是又矮又小的丑八怪。还好，信奈你长得像你妈妈，而不是像我。”说到这时，眼中闪过追忆的神情。

　　雪代遥落入眼中，对这种“缅怀”神情再了解不过，想来是小泉信奈的母亲早早去世了。

　　老人缅怀片刻，忽得恼怒道：“我本来想给你找个良配，不知自己发了什么癫，竟然让林二成为你的丈夫。他长相普通也就不说，居然还让你生不出孩子，简直就是一无是处！”说到这时，他猛地咳嗽起来，哇的一声，像是要把胃里的东西，全吐出来。

　　“父亲你没事吧！”小泉信奈吓了一大跳，连忙从旁边拎起垃圾桶，放在他嘴巴下面，另一只手拍着他肩膀，为他顺过气。

　　“小姐，还是让我来吧。”濑川静接过垃圾桶，轻轻拍着老人背膀。

　　不一会儿功夫，老人在她有节奏的拍击下，逐渐顺过气来，流着唾液，红着眼睛，狼狈道：“身体是……越来越不行了……”

　　小泉信奈心生难过，看着父亲被病痛折磨，恨不得替他分担。联想起早早去世的母亲，父亲这个状态，又能够撑多久呢？

　　老人小口小口喘着气，说道：“只可惜藤原家没有与你地位相匹配的男人，不然也算门当户对。藤原家的人长相都俊美非凡，和你一起生出的孩子，肯定很好看。”

　　他喃喃自语道：“等那孩子长大了，再娶个漂亮姑娘或许俊朗小伙，想必我们家的基因也会跟着好起来吧。”

　　小泉信奈心念一动，悄悄瞥了义子一眼。

　　老人观察很是敏锐，注意到女儿的眼神，看了眼雪代遥，看他俊美非常的样子，也难怪女儿收他为义子。

　　正如当年年轻的紫夫人一般，雪代遥像是完全继承了她的美貌，少有对他不动心的女人。

　　哪怕老人看了，都忍不住三番五次的叹气，回顾起自己年轻时的经历。

　　别人就算不说，但眼中的嫌弃还是掩盖不住。

　　当年自己可没有现在这种地位，藤原家的老夫人，还甩脸色，低声骂道：“又矮又丑。”

　　老人听得十分清楚，却又什么都不能做，事后还得笑脸迎人，给人家敬酒。

　　丑陋的容貌，成了他心中的一根刺。

　　他对藤原家的感情十分复杂，既羡慕人家生得好看，又厌恶老夫人曾经鄙夷过自己。

　　但老人什么也不能做，因为他能有今天的地位，少不了人家在背后鼎力支持。

　　所以，他最希望的就是小泉信奈生下个长相好看的孩子，这个孩子继续生下漂亮子嗣，不断稀疏他家族里长相丑陋的基因。

　　毕竟他爷爷他爸爸，长得都不是很好看。

　　老人心中叹了口气，要是自己年轻时，有雪代遥一半好看，只怕老夫人不会骂出那句“又矮又丑”，甚至自己有可能成为她的“座上宾”。毕竟谁都知道，老夫人最喜欢貌美少年了。

　　忽然，老人脑中灵光一闪，可不知道年纪太大了还是什么，一个想法卡在喉咙里，就是说不出来，他转过头看向雪代遥，还没等自己说话，雪代遥就读懂了他的意思，拿起空杯子道：“我去倒杯水。”

　　“你去吧。”老人和颜善目，心想：“这孩子不但生得好看，反应倒也很快。”对濑川静道：“濑川，你也帮我倒杯水去。”

　　“是。”濑川静拿起老人水杯，和雪代遥一块离开客厅，经过左边的落地窗，来到右边类似于酒吧的吧台。

　　濑川静问道：“您要喝点果汁吗？”

　　“可以。”雪代遥闲着也是闲着。

　　“苹果汁？”

　　“可以。”

　　雪代遥点头。

　　濑川静面无表情，去旁边的小冰箱拿出水果。

　　雪代遥略微打量了她几眼，感觉她和桃沢爱有几分相似。

　　不过桃沢爱是外冷内热的个性，冷艳更像是天生的，一举一动都有种上位者的命令。

　　濑川静就是单纯的机械式而已，类似于保镖军人般冷漠，扎着个利索的单马尾，有着小麦色的健康皮肤。

　　雪代遥认为老盯着别人不太礼貌，看了她两眼，就把视线收了回来。

　　却没想到，微微集中了下精神，就听见客厅的说话声，老人对小泉信奈说道：“也不知道我当初发了什么癫，竟然让他入赘在我们家。”

　　雪代遥有些惊讶，看了眼远处的客厅，但被墙壁遮住了大半。

　　吧台离客厅有段不小的距离，还是隔音特别好的材质，换成一般人根本听不见他们在说什么。

　　雪代遥没想过自己能听得这么清楚，犹豫了下，还是不听父女俩的私事为好。

　　他转移了下注意力，果然耳边声音小了不少，但他没想到老人居然吼道：“信奈，到底是他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不要瞒我这个糟老头子，我看得出来。”信奈支支吾吾道：“我……我……”

　　雪代遥面带无奈，这样子想不听都没辙了。

　　老人幽幽一叹道：“信奈，我知道你爱他，但还是跟爸爸说实话吧，让我这个老头子死的安心一点。”

　　小泉信奈急道：“什么‘死的安心’，爸爸你在说什么啊？”

　　雪代遥也跟着紧张了，难不成信奈父亲得了绝症，马上就要死了？

　　“您要的果汁。”

　　濑川静把鲜榨的果汁，放在他面前。

　　“谢谢。”

　　雪代遥心不在焉的喝了口果汁，酸酸甜甜，带着一股子涩味，静心凝神的听着客厅两个人说话。

　　老人叹气道：“别担心，医生说我再撑个七八年没什么问题。”小泉信奈松了口气，仍是担忧道：“爸，你才六十几岁，不要说这种丧气话。”

　　老人不满道：“什么丧气话？生老病死都很正常，该享受的我都享受过了，但我死之前连孙子也没有，我绝对不可以接受。信奈，你也不希望把我气死吧？你就告诉我真相，到底是你不行还是他不行？你们两个能医院也不肯去，到底在瞒着我什么？”

　　小泉信奈含含糊糊一阵，终于碍不住压力，说道：“是……是他没用。”老人沉默下来，眼中闪过精光，道：“难怪难怪，这么些年都苦了你啊。是他没用，所以你才生不出孩子。”

　　他拐杖狠狠戳了下地板，怒道：“长得既不好看，又是个没卵泡的家伙，当年我就不该同意他入赘我们家。难怪信奈你整日郁郁寡欢，这些年都苦了你啊，你受不了不少委屈，都是他的错！”

　　小泉信奈一言不发，心中却有说不出的愁苦。不过转而想到有义子陪着她，那份郁闷顿时烟消云散了。

　　老人说道：“信奈，我知道你爱他，但我有件事必须求你。”小泉信奈差点说：“我已经不爱他了。”但却压了下来，说道：“父亲你说。”

　　老人叹气道：“信奈，你出轨吧。”

　　听到这句话，不要说小泉信奈了，就连吧台处的雪代遥眼中都充满浓浓的震惊。

　　小泉信奈手脚发软，说道：“爸，你在说什么啊？”老人摇摇头，说：“我没有在开玩笑。既然不是你的问题，那你出轨找其他男人吧。”

　　小泉信奈捏着手指，捏得泛白泛红，说道：“爸，你……”

　　老人说道：“算爸爸求你了，你找个好看点男人，跟他生个孩子吧。我知道你爱林二，所以爸爸不会要求你跟他离婚。”

　　“这……”小泉信奈想到能名正言顺的和雪代遥在一起，隐隐有些意动。

　　老人看在眼中，说道：“如果你有意中人的话，我会鼎力支持你的。”随后立刻补了句：“当然，前提是长得好看，我不希望孙子跟我一样丑陋，我不能接受跟林二一样普通的相貌。”

　　“爸，这样不太好吧……”小泉信奈脸涨通红，想起雪代遥昨天对她所做的一切，身体竟然隐隐开始发痒。

　　“都是他的错，实在太过没用，连让你怀上孩子的能力也没有，浪费你了这么多年的青春。”

　　老人冷冷的道：“该给他的我都给了，但他自己没用，又怪的了谁？连让妻子怀孕的能力也没有，简直连男人都算不上。全是他的错，跟你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信奈，爸爸支持你出轨找另外一个男人，相信他会理解的。”

　　雪代遥听着老人的话，眼中充满了震惊，一口气喝了大半杯苹果。

　　他终于知晓为什么小泉信奈那么想要个孩子了，原来压力都是她父亲给的。

　　就在这时，他听见开门声，随即传来了小泉先生的声音：“信奈，我回来了。”这个声音没有丝毫掩盖的意思，不但客厅可以听见，就连吧台也听到了些许动静。

　　“你能听见他们的说话声？”濑川静忽然说道。

　　她刚刚一直在观察雪代遥的表情，就看见他时而蹙眉时而震惊，还当他在想心事。

　　直到小泉先生进门，雪代遥又有所感的皱眉，她脑中不由得有这种奇妙的猜测。

　　“什么？”雪代遥一副回过神的样子，从心事中挣脱出来，奇怪的望着濑川静。

　　“没什么。”濑川静哑然失笑，感觉自己想多了。

　　是不是自己电影看太多了，怎么会有这种古怪的猜测。

　　雪代遥注意到她想多的样子，暗中松了口气。

　　突然被她点破，吓了他一大跳，还好她当自己胡思乱想。

　　这算什么？

　　女人的第六感吗？

　　雪代遥收敛表情，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听着客厅的声音。

　　小泉先生走到客厅，惊讶道：“爸，你怎么来了？”

　　“谁是你爸。”老人冷冷说道。

　　“爸，我又是哪里做错了？”小泉先生强笑着，想牵小泉信奈的手，却直接被她躲过。

　　他心中生出一缕古怪，还没来得及想，就被老人问道：“你和信奈这么多年没有孩子，是你不行还是信奈不行？”

　　小泉先生勉强保持笑容，说道：“当然是我不行。”

　　老人冷哼一声，戳着拐杖站起来，道：“你虽然说自己不行，但你知道外面什么传闻？都说是信奈怀不上孩子，你太爱她了，所以才掩盖说是自己不行。”

　　小泉先生冷汗涔涔，说道：“爸，我真没这样说过。”

　　老人冷冰冰道：“就连信奈也帮你圆谎，说都是她的不对。难怪她都不去医院，原来都是帮你扯谎。”

　　他再也没有之前和颜善目，完全拿出身居高位的气魄出来，吓得小泉先生双膝一软，又想起自己岳父曾经的种种事迹，阵阵心惊肉跳。

　　“说，是信奈不行，还是你不行！”

　　第三百八十四章 承认

　　面对老人的逼问，小泉先生承受不住压力，说道：“是……是我不行……”

　　老人怒气冲冲道：“你可把信奈害惨了。”

　　“是我不对。”小泉先生苦涩道，也知道自己的无能。

　　对于一个妻子来说，从结婚那天开始，丈夫就勃起不能，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七八年，是多大的痛苦。

　　老人本想狠狠斥责小泉先生，但话到嘴边，又变成了无奈的叹息声，说道：“林二啊，医生说我撑不了几年了。”

　　“不可能的。”小泉先生大惊失色，说道：“爸爸，你的身体分明还很硬朗……”

　　“不用说这种安慰我的话了。”老人摇摇头，“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该享受的，我都享受过了，只有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可以抱抱孙子孙女。”

　　小泉先生满脸苦涩，说道：“爸爸，这件事有点难……”

　　“就知道你指望不上！”老人说到这时，克制不住的猛然咳嗽，可把小泉夫妇吓个够呛，还好老人很快就缓过气来，对小泉先生说道：“不用拍了，是想拍死我吗？”

　　小泉先生这才尴尬的把手从老人背上拿开，不知道老人是否已经真正知晓，自己勃起不能的事实。

　　他看了眼小泉信奈，却看见妻子摇头又点头，让他不明所以，试探性的道：“爸爸，你是怎么知道我不行的？”

　　老人吹胡子瞪眼，“这还用猜嘛，这不是明摆着的。”

　　他喃喃道：“让妻子怀不上孕，跟不行又有什么区别。”

　　小泉先生松了口气，原来爸爸并不知道他勃起不能。倘若被老人发现真相，只怕杀了他都有可能。

　　他看向小泉信奈的眼神中，浮现了抹感激，但她却看也不看，只是把视线移到一边。

　　小泉先生心头难过，更多的却是对她的愧疚。除了小泉信奈以外，恐怕再也没有女人，能够保守秘密，忍受他这么多年。

　　老人静静道：“林二，你觉得你对的起信奈吗？”

　　小泉先生苦涩道：“我对不起信奈。”

　　老人道：“信奈跟了你这么多年，没有打，没有骂，都在背后默默支持你……”

　　小泉先生羞愧难当，叹道：“是我对不起信奈，浪费了她这么多年青春。她打我骂我，怎么报复我，我都能接受，这是我应得的报应。”

　　老人说道：“你真的爱信奈？”

　　“我自然爱她。”小泉先生认真道。

　　“你能够忍受她没有孩子吗？”

　　“我自然不能忍受她没有孩子……”小泉先生说出这句话时，隐隐约约感觉哪里不对，“父亲，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老人平静道，“我打算让信奈出轨借种。”

　　小泉先生不可置信道：“爸，你再说一遍。”

　　“我打算让信奈出轨借种。”老人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波澜，“你再让我说几遍也一样。你这些年的表现太差劲了，我都不知道当年自己发了什么癫，把信奈嫁给你。就算你能让信奈怀孕，想必也不能让信奈生出优秀的孩子，你的垃圾精子根本没有存活的必要。”

　　小泉先生身体僵硬，脸上逐渐浮现出愤怒的情绪，猛地敲击了下茶几，桌边的茶具滚落在地，啪嗒一声脆响，他站了起来，怒气冲冲的瞪着矮小的老人：“我不同意！”

　　老人平静的坐着，话语像有魔力：“坐下。”

　　小泉先生脸上青筋不断跳动，片刻过后，还是坐了下来。

　　“垃圾精子。”

　　小泉先生脸涨红了，倘若说这句话的人不是岳父，只怕要将他碎尸万段。

　　“我有说错吗？”老人冷冷道，“冲动易怒，毫无价值，看看你的样子，扪心自问，你有资格让信奈怀上优秀的孩子吗？”

　　“我……”小泉先生的拳头颤抖不已，“父亲教训的是。”

　　老人冷漠道：“既然你不行，就让个行的人来，正好可以挑选出更加优秀的人，让信奈怀上优异的子嗣，让家族基因越来越好。”

　　小泉先生听着老人的话，不由得满嘴苦涩。

　　父亲早年并没有像现在这般魔怔，现在老了，越来越喜欢说些“基因论”。

　　其实不单单是他父亲，在圈子里，还有不少人信奉“基因论”，他们并不喜欢收养没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更偏向于让自己儿女去跟优质男女生下子嗣，一代一代的优化基因。

　　如果门当户对的伴侣软件或者硬件方面不行，甚至会出现私底下向优质男女借种的情况，这在圈子里屡见不鲜。

　　小泉先生平常都是当乐子来看，却没想到有天会轮到自己。

　　“爸……”

　　小泉先生满嘴苦涩。

　　老人安抚道：“林二，放心好了，你不会跟信奈离婚，就跟平常一样，对外也是说这是你的孩子。”

　　小泉先生攥紧拳头，他很想说不要！

　　老人柔声道：“林二，我希望死前能抱上孩子，你不会希望我死不瞑目吧。”

　　小泉先生差点说：“你就死去吧！”但他还是压抑了下来，因为他有如今的成就，全都仰仗于面前的老人。

　　别看他在外威风凛凛，但只要老人一句话，不再支持他，自己的下场绝对好不哪去。

　　小泉先生苦楚道：“爸，问问信奈的意见吧。”

　　老人脸色缓和了不少，问道：“信奈，你怎么说？”小泉信奈想到雪代遥，难不成以后可以光明正大的和义子在一起了？

　　她内心喜悦，但仍不敢置信道：“爸，这样不好吧……”

　　小泉信奈是老人最疼爱的女儿，与小泉先生自然不一样，放在手里怕摔着，放在嘴里怕融了。

　　如果女儿实在不答应，他也不好强求，只能打感情牌道：“信奈，爸爸从来没求过别人，算我求你了好吗？”

　　“这……”小泉信奈也不忍心老人痛苦的样子，更别说她心中确实有义子了。

　　老人看出小泉信奈有所意动，说道：“信奈，我不会逼你跟不喜欢的人。如果你有意中人，就悄悄跟我说，只要在这片日岛上，我还是有几分自信的。”

　　小泉先生不愉道：“信奈有什么意中人。”

　　“闭嘴！”老人对小泉先生失望透顶，完全不懂信奈的心思，把女儿交给他简直是自己一生之中最大的错误。

　　“我不说什么了，你们俩好好考虑考虑。”

　　小泉先生脸色阴晴不定，时而身体紧绷，时而无力。

　　小泉信奈肌肤粉红，似乎想到了什么。

　　他们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跟对方商量。

　　老人见此叹了口气，心中已经有数了。

　　他站了起来，走了十来步，对吧台那边喊：“濑川，帮我倒杯姜茶过来。”

　　不一会儿功夫，濑川静捧着杯姜茶出来，身后跟着雪代遥。

　　老人不由瞧看了他几眼，心想：“这孩子倒把紫夫人的基因继承了个十成十。”

　　忽然一个念头闪过脑海，笑眯眯的问道：“孩子你多大了？”雪代遥道：“马上十五了。”

　　老人叹气道：“可惜小了几岁。”雪代遥笑道：“什么小几岁？老先生是说年纪吗？再过几年不就长大了。”

　　老人眼睛微亮，盯着雪代遥的脸，瞧了又瞧，说道：“再过几年，估计就跟当年夸赞紫小姐一般，夸一个人，别人会说：‘你长得倒有藤原家的遥少爷三四分俊秀’。”

　　雪代遥不好意思了，“那也太夸张了。”

　　“不夸张，不夸张。”老人连连摆手，心中有了盘算。

　　他对濑川静道：“我肚子饿了，去准备午餐。”

　　“是。”濑川静点头。

　　坐在沙发上的小泉信奈察觉到了父亲的意图，压制不住心中的喜悦。

　　小泉先生也有了个猜测，心中一个咯噔，总不可能自己还比不过个孩子吧？一定是自己想多了。

　　……

　　……

　　餐桌上。

　　老人时不时问雪代遥问题，太多都是家常客套。

　　雪代遥都一一问答，答的非常漂亮，让老人微笑点头。

　　吃过饭以后，老人让他回卧室午休。

　　雪代遥心中嘀咕，但还是回了房间，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回想起老人在客厅提及过的借种。

　　难不成自己有机会？

　　以后义母可以光明正大的和他在一起了？

　　他心中生起喜悦，但马上被克制下来。

　　因为想得太美了，让自己感觉不切实际。

　　忽然，他听见了隔壁的谈话声，好像是小泉信奈和小泉先生交谈声，还夹带着老人的声音。

　　雪代遥一个翻身，下床贴着墙壁，但三个人又不说话了，隐隐听见开门关门声，看来三个人都下了客厅。

　　他又不是超人，没法隔着楼层，还能听见他们说话。

　　雪代遥只好躺在床上，脑中克制不住的胡思乱想。

　　一直到了下午一点钟，老人竟说要尽地主之谊，带着雪代遥去高尔夫球场。

　　雪代遥、小泉信奈、小泉先生、老人四个人，站在碧绿无垠的草坪上，以濑川静为首的保镖候在一边。

　　雪代遥换上套便服，戴着棒球帽，拿着高尔夫球杆，精神抖索的样子很惹人注目，就连冷冰冰的濑川静都多看了他几眼。

　　“遥这个打扮很好看。”小泉信奈内心泛滥。

　　老人说笑道：“遥少爷这番打扮，可真有年轻人的朝气。”

　　小泉先生不置可否，却不得不承认这个孩子，倒有几分俊秀。

　　“你之前打过高尔夫吗？”

　　“没有。”

　　雪代遥摇摇头。

　　老人拿过高尔夫球杆，一边挥舞，一边讲解。

　　雪代遥边听边点头，认为自己听懂了，拿过球杆掂了掂。

　　他第一次玩高尔夫，不知道该用多大的力量，微微用了点力，猛地把高尔夫球击飞出去。

　　老人看着没了踪影的高尔夫球，吓了一跳，假牙差点没掉出来，“藤原家的人，力气这么大的？”

　　小泉信奈内心甜蜜，不由想起那晚被遥轻轻松松的抱起来，这孩子力气真是大啊。

　　旁边的球童更是不知所措，这还如何捡球？

　　雪代遥脱了帽子，有些不好意思了，他学得很快，打了一会儿，便把高尔夫球杆交给了义母。

　　小泉信奈并不常打高尔夫球，只是了解基本的规则，显得兴致勃勃，不过打出的球却软趴趴的。

　　小泉先生拿过球杆，挺了挺啤酒肚，跟着把球打了出去。

　　老人看着这球，摇了摇头，不满道：“我教了你这么久，怎么还是打得那么差劲。”

　　小泉先生时时打高尔夫球，但他对于体育运动确实没有天赋，棒球羽毛球乒乓球都很差劲。

　　老人又纠正了他几次，但仍然没有作用，对此大为失望，还好另一边的雪代遥学得很快，时不时就打出一记好球，让他十分满意。

　　雪代遥挥动球棒，那颗白色颇沉的高尔夫球高高飞起。

　　小泉信奈两腿发软，身体痒得受不了，望着那球进洞，呼出热气说：“中了中了。”

　　第三百八十五章 借种

　　夜深人静。

　　小泉信奈家中静悄悄的一片。

　　雪代遥躺在床铺上，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把空调被踢到一边，拿起床头柜的遥控器，把空调温度再次调低。

　　“唉……”

　　雪代遥叹了口气，身体太过燥热，有点想去外边的浴室洗个澡，却又怕吵到隔壁房间的义母。

　　小泉先生和小泉信奈分床许久，两个人不在一个房间。

　　雪代遥隔壁就是小泉先生的房间，隐隐约约还能听见他在打呼噜。

　　“打鼾的声音好大。”雪代遥面色无奈，头一次为自己感官敏锐而苦恼。

　　他记得自己看过的书里有说过，打呼噜的人心脏不太好，想来小泉先生的心肺功能不好。

　　只是打了一个下午的高尔夫球，也没有太大的消耗，小泉先生就累得快了要趴下，体力可以说差劲的要命。

　　回来的时候，雪代遥和小泉信奈坐在后车位，都能听见前座的小泉先生腆着大肚子气喘吁吁的哀嚎声。

　　这让雪代遥颇为无奈，回家的时候被他喘气声吵到，睡觉的时候又被他打鼾声吵到。

　　雪代遥打算盖上被子，闷头再睡时，听见砰砰的敲门声。

　　“谁？”雪代遥打开房门，就看见腿上白丝勒肉的小泉信奈，打扮颇为耐人寻味，让他心跳不由得加快。

　　“义母，你……”

　　“嘘，他在睡觉，别太大声。”

　　小泉信奈含糊的说道，用嘴唇堵住了他的嘴，还伸出了汁水四溢香舌。

　　雪代遥心中好笑，小泉信奈的亲嘴舌吻都是他开发出来，没想到现在居然对他用上了。

　　雪代遥只是用舌头轻轻搅了两下，小泉信奈顿时节节败退，甚至想要分离，他自然不会那么让到嘴的肉跑飞，直接握住了她的臀部，却没想到一手都把握不住，轻轻一捏，整只手还深陷进去，隐隐渗出粘稠稠的汁水。

　　过了片刻，小泉信奈溃败的连连喘气，肌肤变成粉红色了，看起来明艳诱惑。

　　雪代遥抽出指头，手掌都是粘稠的汁液，惊讶道：“义母，你内裤都没穿。”小泉信奈连忙捂住雪代遥的嘴巴，羞得耳根发红，乞求道：“遥，小声一点，不要让他听见了，再怎么说他也算我名义上的丈夫。”

　　雪代遥眼神颇为寻味，小泉信奈打扮的颇具情挑，嘴上这样说，但连背后的门也没有关上的意思。

　　“遥，我想要了。”小泉信奈不好意思道，再也顾不上矜持，踮起白丝包裹的脚尖，蹲下身子，一把扒开雪代遥的裤子，紫光发亮的肉棒狠狠拍在她的脸蛋上，让她眼中既畏惧又兴奋，那两颗硕大的睾丸，让她联想起那两颗沉甸甸的高尔夫球，压得心喘不过气。

　　“遥，难怪父亲要我向您借种，您在这方面实在太棒了。”

　　小泉信奈给雪代遥的睾丸按摩，舌尖轻轻舔舐头部，“我要给遥生宝宝，遥，求求您了，让我生个女儿给您。”

　　“嘶……”雪代遥忍不住吸气，看着小泉信奈越含越深，被软糯温暖的口腔包裹，有种莫名的快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舒服。

　　他止不住的眼皮发痒，把眼睛一睁，豁然发现自己居然躺在床上，身边哪有义母的踪影？

　　“原来是梦吗……”

　　雪代遥清醒过来，看着四点钟的闹钟，又看了看身下挺立的太阳，无奈的笑了笑。

　　想想也是，哪里有借种那么好的事情。

　　雪代遥看了眼裤子，还好没有梦遗，否则在别人家不是尴尬死了。

　　他出去卫生间洗漱了番，完成了今天的动作，回房间换身衣服，简单的吃了顿早餐，就下楼跑步。

　　雪代遥乘坐电梯下楼，电梯停在了11楼，正好看见老人、濑川静和两名保镖。

　　老人微笑道：“遥少爷，晚上睡得还好吗？”雪代遥回忆起梦中的内容，眼中闪过丝尴尬，笑道：“挺好的。”

　　“大清早的，你打算去哪里？”老人问道。

　　“我打算下楼跑跑步。”

　　“这么早啊。”

　　“是啊，已经养成习惯了。”

　　老人高看雪代遥一眼，说道：“这个习惯很好。正好我也要下去散步，可以陪我这个糟老头子走一段路吗？”

　　“好。”雪代遥应道。

　　老人、濑川静、两名保镖走进电梯间，雪代遥问道：“老先生，照理来说你不是应该很忙吗？怎么有闲功夫在这。”

　　老人笑眯眯道：“一般来说是这样的，但我把这几天的事务给推了，想着多多陪陪你，尽尽地主之谊。”

　　雪代遥道：“那真是麻烦您了。”

　　“不麻烦，等下午，我还有份礼物要送你。”

　　雪代遥感到意外，正想问什么礼物，但看见老人高深莫测的神情，又不打算问了。

　　因为问了，他肯定不会答复。

　　雪代遥有过这方面的经验。

　　叮。

　　电梯门缓缓打开。

　　雪代遥和老人走了一段，在老人的允许下，雪代遥快步跑了起来。

　　老人远远的看着，盯着他跑步姿势和越跑越快的踪影，眼中有种莫名的情绪。

　　……

　　……

　　养马场。

　　一辆黑色豪车停在片空地上。

　　两名保镖下车打开车门，先让老人下车，然后是雪代遥和小泉信奈，最后是小泉先生。

　　这边的负责人已经在这等候多时，挤出谄媚的笑容，说道：“老爷子，我已经把马牵过来了。”

　　“嗯。”老人淡漠的点点头，走在最前面，让雪代遥和他并肩一起走。

　　负责人有些意外，他心知老人位高权重，什么人能和他并排一起走，还是一个少年人？

　　他盯着雪代遥的脸半响，忽然记起藤原家的遥少爷。

　　即使遥少爷很少在圈子里露面，但听别人说他好认的很，继承了他母亲紫夫人的容貌，站在人群当中，最俊秀的那个孩子必是遥少爷无疑。

　　负责人开始还不以为然，现在见到正主，不由感慨传闻为真，打起十二分精神，务必要给少爷留下个好印象。

　　养马场里光线较为昏暗，但极为宽阔，雪代遥看见左右两边都有马匹被栅栏锁住，一头头皮毛顺滑，一看就知道是名种好马。

　　“帝爱少爷就在这边。”负责人谄笑道。

　　雪代遥迷惑道：“帝爱少爷是谁？”

　　老人笑眯眯道：“帝爱是我养的一匹名种好马。”

　　负责人生怕自己犯了“遥少爷”的忌讳，打了自己一巴掌，说道：“一个畜牲，我怎么能叫它少爷。”老人笑着瞥了他一眼，又把负责人吓得够呛。

　　雪代遥圆场道：“想必这匹马你们照料的很好。”

　　“那是那是。”负责人点头不迭。

　　老人道：“带我们看看。”

　　负责人领着雪代遥、老人来到一处铁制闸门前，让工作人员打开上半道门，刚刚打开，就露出双精光闪闪的眼睛，仿佛黑夜中划过的闪电，冒着缕缕喷出的白烟。

　　“好高好壮。”雪代遥有些意外，他都是从电视上见过马匹，从没想过马居然这么高这么壮。

　　“帝爱。”老人上前摸了摸它光滑的白色皮毛，说道：“你们都上来看看吧。”

　　小泉先生还是第一次见到老人的爱马，还没完全靠近，就被它咴咴嘶吼了一声，翻起马蹄，吓了一大跳。

　　小泉信奈也被它吓到了，差点摔倒在地，还好雪代遥扶住了她，让她心中暖洋洋。

　　“你们小心一点，帝爱的脾气很暴的，弄伤了好几个驯马员。”老人轻声说道。

　　这匹叫作帝爱的白马，低下脑袋接受着老人的抚摸。

　　小泉先生惊魂未定，生怕这白马再次翻动铁蹄，把他脑袋踩个稀巴烂，说道：“这马可比我高多了……”

　　“我要是有帝爱一半强壮就好了。”老人感慨着，眼睛往它身下瞥，“真是让男人羡慕啊。”小泉先生点点头，对此感同身受，羡慕无比。

　　小泉信奈先是一怔，随即脸红起来，满脑子想着身边的义子，心想遥跟小马差不了多少，就怕他有天小马变大马，不知到那时自己受不受得了，隐隐约约感觉臀部有撕裂的痛觉，却莫名又想要遥的宠爱了。

　　倘若藤原清姬在这，一定会把小泉信奈认为知己，毕竟她也认为雪代遥是匹小马。

　　雪代遥道：“我能摸一摸吗？”

　　老人有所犹豫，又喊来几名工作人员，这才有了把握，说道：“要小心一点，帝爱脾气烈又怕生。”

　　“我会小心的。”雪代遥小心的抚摸，却没想到原来脾气劣的白马，居然乖乖的俯下身子，任由雪代遥抚摸，竟比面对老人还要顺从。

　　老人惊喜万分，说道：“看来遥少爷跟帝爱很有缘分啊。”

　　负责人谄笑道：“这可能是小少爷见了大少爷吧。”

　　雪代遥听着怪不好意思，心中有了念头，问道：“我可以骑它吗？”

　　“这……”负责人看向老人。

　　“当然。”老人笑眯眯的，让工作人员拉出帝爱，来到外面这片宽敞的空地。

　　“你以前骑过马吗？”

　　“没有。”

　　负责人吓了一跳，连忙把所有的骑师、员工叫来。

　　这种富贵人家的少爷，根本没法拒绝他的要求，但畜牲又哪懂这些道理，生怕把雪代遥摔坏。

　　还好，雪代遥简单了解了下乘骑，不用借力，只是简单的一翻身，轻松的坐在了帝爱身上。

　　这匹白马有所不适，颠簸了两下，可把场上所有人吓得够呛，所幸雪代遥稳稳当当的坐在上面，还可以驱使白马走动方向。

　　“驾！”雪代遥生性胆大，刚刚熟悉以后，就猛地一挥缰绳，那匹白马四蹄翻飞，直接跑了出去。

　　所有人刚刚定下的心神，又提了起来，却见雪代遥骑着白马，绕了一圈，稳稳当当的回来，这才吁了口气。

　　负责人啧啧称奇，认定雪代遥天生就该在马背上，不愧是藤原家的少爷。

　　老人笑着叹气道：“遥少爷，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帝爱就送给你了。”雪代遥道：“老先生，你养了这么久的马，我可不敢收。”老先生道：“收下吧，也算是我的一番心意。”

　　“可藤原家也不方便养马……”

　　“没事，可暂时放在我这边。”

　　“那就……多谢老先生了。”雪代遥看老人非要他收下，只好却之不恭了，远远眺望出去，养马场的风景净收眼底。不远处，小泉信奈美目不眨的盯着他，让他笑着唤了声：“义母。”

　　“遥……”小泉信奈瞧着白马上的雪代遥，现在是正午时分，倒把他俊脸衬得璀璨非凡，她心中不知是母爱还是情欲，简直泛滥成灾了。

　　小泉先生看在眼中，心中不由有几分嫉妒，看见自己岳父对雪代遥如此照顾，又看见自己妻子对义子爱慕的目光，感觉自己的心仿佛在油锅里烹炸。

　　明明往日里自己都是倍受瞩目的大人物，但今天却被人忽视，脑中竟不知怎地，只盼白马忽得颠簸，雪代遥一不小心没有抓稳，狠狠摔在地上，让他的俊脸沾上灰溜溜的泥土，出个大大的丑。

　　老人低声道：“遥少爷，我有几句话想对你说，请随我来。”

　　雪代遥正要下马，老人阻止道：“不用下马，就几步路而已。”场上的人员，都知道他们有话要说，机灵的退了下去。

　　“信奈、林二，你们两个也过来。”老人喊他俩跟上。

　　雪代遥、老人、小泉信奈、小泉林二四个人走出百米路，来到完全没人的偏僻草地。

　　“遥少爷，我有件事情想要求您。”老人的背弯了弯，没有那么笔直了。

　　雪代遥听他用敬语，惊讶道：“老先生，你有事直说就好，折煞晚辈我了。”

　　“事关重大，我怕您不答应。”

　　“到底是什么事？”雪代遥困惑。

　　老人背又弯了弯，佝偻身子，乞求道：“我希望信奈跟您借种。”

　　第三百八十六章 耻辱

　　雪代遥大吃一惊，怀疑自己耳朵出了问题，确认道：“老先生，你刚刚说什么，麻烦你再说一遍。”

　　老人说道：“遥少爷，我希望信奈跟您借种。”

　　雪代遥表情顿时变得古怪。

　　他昨夜梦见小泉信奈要向自己借种，不过梦很快就醒了。

　　当时，自己还认为不愧是梦境。

　　只有做梦才能出现这般荒诞不经的情景。

　　雪代遥还调侃太过无厘头，却不曾想，这种事真的发生了。

　　他自然想和义母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但这种事发生，总感觉不太科学，甚至怀疑自己仍在梦中。

　　雪代遥用指甲悄悄捏了下皮肉，淡淡的痛感，让他确认自己不在梦中，但仍有所怀疑道：“老先生，你是在跟我开玩笑？”

　　“依照遥少爷您的身份，谁敢跟您开玩笑。”老人认真道，“就算我真是在与您开玩笑，也不至于用这种事来开玩笑吧？”

　　雪代遥想想也是，但总不放心不下，偷偷瞧了眼小泉信奈。

　　她明艳动人的脸上，浮现出一抹鲜艳的红晕，看起来甘甜柔美，对义子点了点头。

　　雪代遥不疑有他了，说道：“老先生，您……您为什么……要向我提出……”

　　老人说道：“遥少爷，您是否放心不下？实话跟您说了，我这女婿真是个混账东西，腆着个大肚子，却不像个男人，连让我女儿怀孕的能力也没有。”

　　小泉先生面红耳赤，憋闷的攥紧拳头，这种伤疤被揭开的屈辱，哪个男人接受的了？

　　雪代遥心想，也亏老人不知道真相，以为小泉先生只是单纯的不育，要是知道他其实是不举，只怕杀了他的心思都有了。

　　“那……老先生为什么要找我借种？”雪代遥明知故问，不过他说到“借种”两个字，心里都微微泛起古怪。

　　“遥少爷，您一表人才，贵为藤原家的少爷。无论是自身地位还是基因，和信奈结合，肯定能生出优秀的孩子。”

　　雪代遥听老人直言，心中更是古怪得紧。他完全没想到，老人居然还是张口闭口的基因，希望要个优秀的孩子。

　　“而且，您是信奈的义子，平常义子义母接触密切，也是件很正常的事。”老人说道：“相比于其他人，信奈恐怕更能接受你一点。毕竟你本就是她的义子，我们两家又世代交好，更别说，您的基因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唉，只是苦了信奈。”

　　“不苦不苦。”

　　小泉信奈在心中小声念叨，脸上的红晕越发鲜艳，腋下乳尖双足止不住的发痒，下一处地方点点湿润，真的要变成“小泉”了。

　　“我们三个昨日商量了一天，最终下定决心，希望遥少爷能将您优质的基因，注入信奈身体内。”老人小声说道，样子有所苍老了。

　　小泉先生听见岳父乞求信奈的义子播种他最爱的妻子，顿时心如刀割，身体颤动个不停。

　　但他早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明白自己没有了岳父，就什么也不是。

　　他过惯了锦衣玉食的富贵生活，也习惯了作为外人眼前的“大人物”，让他脱离现在这种优渥的生活，简直比死了还要难受，别说鱼死网破了，他根本就没有一丝一毫敢于反抗的念头。

　　事实上，老人提出由雪代遥来播种他妻子时，小泉先生也是同意的。

　　再怎么说，从辈分上硬扯，雪代遥也算他半个义子。

　　义母向义子借种这种事，自古以来，在日岛屡见不鲜。

　　有很多大人物也有过这种无奈的时刻。

　　小泉先生在心中这样安慰自己，但从他捏紧的拳头，不断颤抖的手臂，可以看出他强烈的不甘。

　　“遥少爷，我们一家乞求您，给信奈播种吧。”老人乞求道。

　　小泉信奈眼神流盼渴求，说道：“遥，你答应妈妈好不好？我父亲只想在去世之前，抱抱孙子孙女。”

　　“是啊，我活不了几年，希望遥少爷满足我这个糟老头子的遗愿。”

　　父女两个互相说着，小泉先生在一边听着，脸一会儿白一会儿红，听着自己最敬重的父亲、挚爱的妻子，毫无下限的乞求藤原家少爷，也就是眼前这个十五岁的孩子，心中简直憋闷到极点。

　　“林二，你还愣着做什么！”老人怒吼道，“没看见你妻子都在求遥少爷吗？你以为是谁的错，害得信奈变成如今现在这样子？都是你这个没用的废物！”

　　小泉林二的心被深深戳痛，看着自己美艳的妻子，对雪代遥露出谄媚渴求的样子，一时间，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

　　过了片刻，他把深陷掌心的指甲松开，随着那句话，心气完全消失不见。

　　“求求遥少爷，让我妻子怀孕……”

　　老人这才有点满意，冷冷的道：“都是因为你是个无用的家伙，连男人最基本的事情，也要拜托给义子。像你这种垃圾精子，自然是比不上藤原家的优秀基因。”

　　“是，我比不上藤原家的基因。”小泉林二说出这句话，心中居然隐隐有所认同。

　　都是他的不好，否则自己的妻子也不会……

　　但他马上否认了这点，可是心中不可避免的往这方面想。

　　“好了。”雪代遥感觉老人有些过火了。

　　可老人还当雪代遥只是嘴上说说，仍当他还不过瘾，毕竟日岛上表里不一的人极多，往往嘴上这样说，心里却是相反的。

　　他立刻拿起拐杖，狠狠的敲了下小泉林二的腿，骂道：“没用的东西，那天教你怎么做，全都忘记了？”

　　小泉林二身躯颤抖，在雪代遥惊诧的神情之下，慢慢的跪在地上，就像头蜷缩起来的肉球，脑袋磕在沙石密布的泥土上，做出了士下坐的姿势。

　　“好丑陋，你真是没用。”

　　小泉信奈心中复杂，但还是按照父亲的要求说了出来。

　　毕竟老人说过，不少位高权重的日岛人生性变态，非得羞辱别人到极致才会满足。

　　本来，小泉信奈很想说：“遥才不是这种人。”但提前生怕暴露自己和遥之间的关系，只能忍了下来。

　　现在，她看着自己的丈夫跪在地上，像团肥肉一般颤个不停，由衷的有股反胃，半是真心的说道：“你完全比不上遥，干脆死了算了。”那底下的肉球像带毛的猪肉，发白的颤动。

　　老人讨好道：“遥少爷，信奈不是处女，我真的很抱歉，希望您不要嫌弃。”

　　藤原家是他幕后的金主，说是日岛最大的财阀也不为过。

　　雪代遥是藤原家的少爷，可不会缺女人。

　　就算他对自己女儿有着强烈的自信，但一想到紫夫人那般美若天仙的女人，是雪代遥的母亲，心里就忍不住叹了口气，信奈对比紫夫人还差了一小点，更别说被这该死的林二触碰过了。

　　可是跪在地上的小泉林二，听见“处女”两个字，心中生起了强烈的不甘。

　　就算他被神灵从“精神”到“肉体”，都被天阉了一遍，但基础的情绪和认知都还在。

　　自己挚爱的妻子，他连碰都没有碰过！

　　老人还当他是不育，却不知道他是不举。

　　他很想跳起来反抗，但却无力的把头磕在更加深陷的泥土当中。

　　自己是不可能反抗老人的。

　　更别说，如果自己跳起来，老人只会更加开心，因为信奈仍是处女，可以讨遥少爷欢心。

　　小泉信奈耳根粉红，丰韵的长腿微微磨蹭，吐出热气道：“我已经不是处女了，期望遥少爷不要嫌弃。”小泉林二脑袋死死陷入泥土当中。雪代遥却觉好笑，因为小泉信奈现在确实不是处女了，而她的处女早就被他夺去，身体的敏感点都被他开发了个遍。

　　老人拐杖狠狠戳在地上，冷冷的说道：“林二，我昨天教你的，现在不说，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小泉林二整张脸都陷入泥土，已经接受了事实，内心当中完全没有了愤怒，只有无奈不甘，以及深深的自我否定，顺从的道：“我，小泉林二以后再也不会碰小泉信奈一根指头……”他说到这时，偷偷瞧看最爱的妻子一眼，不知何时，雪代遥已经搂住了小泉信奈，看着妻子含羞待放的神情，她从没露出过这样的表情，一定是伪装出来的。

　　小泉林二自我催眠，他本就没碰过小泉信奈，这条誓言对他这个废物来说根本没用，接着宣誓道：“……以后连面也尽量不会再见，我的妻子会作为遥少爷的所有物，请求您好好给我妻子播种，让她怀上带有藤原家基因的优秀子嗣。作为信奈名义上的丈夫，从今往后好好当条走狗一样，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伺候你们。”

　　他话刚刚说完，就听见妻子发誓完成：“……我会作为遥的所有物，好好怀上少爷的孩子。”老人叹道：“信奈，苦了你了。”小泉信奈道：“不苦不苦。”

　　小泉林二的尊严完全消失殆尽，像条癞皮狗样的跪在地上，只能听着最爱的妻子讨好这个不过十五岁的孩子，心中一遍又一遍的否定自己，责怪自己，满嘴的泥巴，苦涩道：“信奈，苦了你。”

　　他却不知晓小泉信奈有多快活，这些年的郁闷，在这刻完全释放个干净，幸福的贴在雪代遥身上，用自己美腻的身材，好好给义子献媚。

　　雪代遥对士下坐的小泉林二没有半点兴趣，看也不看一眼，只关心怀中的小泉信奈。

　　如果小泉林二知晓自己做到这份上，雪代遥也只是漠不关心，可能为数不多的尊严，更会崩坏的一干二净。

　　雪代遥担忧道：“我妈妈那边该怎么办？”

　　“紫小姐那边，遥少爷您不用担忧。”老人说道，“我们家与藤原家世代交好，只是借种这种小事，还是没有问题。我们家也不贪图藤原家什么，只要个优秀的孩子。也不用担心我们家孩子生得比正室早，规矩我们懂得。老头子我还可以再撑个几年，等您长大成年，才回真正让您播种浇灌信奈。”

　　“还需要长大成年……”

　　“当然。”老人微微一笑，感慨雪代遥年轻旺盛的活力，说道：“不过您可以提前适应信奈的身体，前提是做好避孕措施，您也不希望信奈身体收到损伤吧。”

　　雪代遥点了点头，不过心中仍有担忧。

　　老人看穿他心中的想法，说道：“在此之前，我不会告诉紫小姐，希望您好好与信奈磨合，等您真正成年时，我才会去征求紫小姐意见，让您给信奈浇灌。”

　　“遥。”小泉信奈像是解下了枷锁，和雪代遥拥抱在一起。

　　“义母。”雪代遥指头轻轻一挠她腰间软肉，顿时她发酥的倒在他身上。

　　老人心头困惑不已，自己貌似没叫信奈继续演戏吧？

　　看着在一起的两个人，心中隐隐约约猜到了什么。

　　小泉林二毫不知情，跪在地上好一会儿，才惊醒雪代遥和父亲妻子早已经离开多时。

　　他心中有股屈辱，却完全任何没有反抗的念头。

　　本来，他以为已经是最为屈辱的一次，可是随着日子不断推移，耻辱的下限也在不断刷新。

　　……

　　……

　　两日后。

　　小泉林二麻木的坐在客厅，从楼下房间传来了自己挚爱妻子的娇喘声。

　　“哦哦哦，遥，天啊……妈妈要死了，您怎么厉害……儿子老公主人……啊，不要叫那个称呼……哦，行行行，妈妈叫……大鸡巴爸爸……啊，顶到了，要死了，快点拔出来……儿子爸爸的大肉棒……比废物垃圾短小林二厉害一万倍……”

　　小泉林二身躯颤抖，仍记得自己温婉的妻子走进房间前，信誓旦旦的对他露出温柔的笑容，说：“我不会输。”

　　“输了输了……输给遥了！！！”

　　小泉林二本来坚信两个人之间的爱，但小泉信奈走进房间不过十秒钟，立刻高潮的叫出声来。

　　明明自己妻子还是处女，却被这个十五岁孩子弄得直接去了。

　　为什么自己不行！！

　　小泉林二痛恨自己没用。

　　这两天来，妻子飞快的堕落，浑身上下都被开发了遍，变成只会向雪代遥献媚的媚肉妇。

　　当然，小泉林二有一点搞错了。

　　早在之前，小泉信奈就被遥破处，已经开始享受和雪代遥在一起做爱。

　　他所听见破处的痛苦声，其实是遥在开发小泉信奈的菊穴。

　　不过，他有一点没有猜错，小泉信奈已经被雪代遥完全开发，十分享受和他做爱的生活。

　　小泉林二头发白了不少，可以清楚听见妻子娇喘呻吟。

　　明明这栋公寓隔音很好，却仍然可以听见妻子求饶声，可以想象妻子被雪代遥弄得有多舒服，简直像脑子也烧糊涂了一般，像动物求偶般的叫声。

　　开始，小泉林二还能听到妻子对他的羞辱，他难以想象温婉的妻子，能骂出这种下流的脏话，以此来向那十五岁孩子献媚。

　　小泉林二满嘴苦涩，这本就就是他应得的报应。只能乐观的安慰自己，这也有参与感。

　　可是到了最后，妻子也懒得羞辱了。

　　小泉林二猜测妻子肯定就是认定他是个没用的小几把废物垃圾精子中年大肚男。

　　忽然，楼上的呻吟声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小泉信奈声音传了下来：“林二，帮我把套套拿上来。遥好厉害，我都去了三次，他才一次。记得拿最大号超薄的。他跟你的废物小鸡巴完全不一样哦。”

　　小泉林二没有一丝一毫的停留，飞快的拿起前台抽屉的避孕套，生怕影响到自己妻子的体验，讨好道：“我送上来？”

　　“不用了，就放在拐角吧，等遥这两个套套用光吧……应该还可以用好久……遥，我用嘴巴给你戴上……绿色的……套套原来可以撑这么大啊……”

　　小泉林二听着妻子的声音，可耻的有了丝反应。

　　他再也忍不住了，攥紧拳头，说道：“信奈，我可以的……我可以像个男人一样……”

　　“噗嗤。”

　　小泉信奈的嘲笑声，宛若一盆冷水浇在他的头顶，让他从头凉到脚。

　　可他极力不甘心的挺起肚子，像是要证明给妻子看，脸涨通红，嘴里发出便秘般的“嗯”声，他胯下宛若长了根小拇指，不断弯曲翘起，但裤子也褶皱也没有卷起，根本发现不了。

　　可惜，只是两秒的功夫，那份情欲完全消失不见。

　　小泉信奈像是被雪代遥顶到子宫，抱着脑袋说道：“啊啊，遥，我怎么又要去了……哇啊……中了中了……”听着自己妻子高潮的淫叫声，小泉林二再次克制不住，泪水流了出来，他竭尽所能的勃起，但最终结果就是，那根小拇指不断颤抖，滑出比清水还稀的液体，只是几滴过后，那小拇指光是颤抖，不再滑液水了。

　　小泉林二头次享受到了泄精的快乐，但心中却涌起了股深深的无力感，同时膝盖止不住的发软，站也不稳的扶住墙壁。

　　他落泪满脸，听着妻子的呻吟，除了责怪自己无用，还能怪的了谁？

　　小泉林二陷入深深的自我否定，后悔当年闯入神宫，得罪了伊始大神。

　　……

　　……

　　又是两日过去。

　　客厅。

　　雪代遥牵着小泉信奈的手，有说有笑的走了过来，“我爱你义母。”

　　“我也爱你。”小泉信奈抚摸着雪代遥的脸颊。

　　小泉林二面色麻木看着两个人秀恩爱，头发完全发白，像是苍老了二十岁。

　　自打他上次强行勃起，下体时不时就有股刺痛，就连医生也没有办法，看来是真的废了。

　　他木然的抬起头，发现妻子越发丰韵，比当初更显娇艳动人。

　　在雪代遥的不懈浇灌下，小泉信奈比之前越发漂亮。

　　小泉林二叹了口气，他从未看见过妻子笑得如此开心，自己无论是身心都输给了这个不到十五岁的孩子。

　　小泉信奈从身体到心灵，完全被雪代遥征服奴役，不再是当初那个温婉的妻子，看见他只是满脸的鄙夷。

　　“签了吧。”

　　小泉信奈拿出几张协议。

　　小泉林二心中一紧，说道：“你要跟我离婚？”

　　“不是。”

　　没等小泉林二完全松口气，就看见上面印着的“借种协议”。

　　他吃了一惊，身躯都在颤抖，上面一条条条例，让他闭上了眼睛，他这些天经历过不少自我否定，对上面的羞辱已经麻木了。

　　但他没想到，上面有不少条针对小泉信奈的条例，跟雪代遥的家畜媚肉奴有什么两样？

　　小泉林二本想开口为妻子鸣不平，“信奈，你不用委屈自……”

　　“是我爸爸要求的。开始没有那么多条的，是我求遥改得这么多。”

　　小泉林二睁大眼睛，苦涩的闭上嘴巴，“拿笔过来，我牵。”

　　他拿起桌上的圆珠笔，手都在颤抖，按了半天，都没有笔芯弹出来，还是雪代遥给他换了支水笔。

　　“谢谢。”小泉林二悲凉道。

　　“在第四页签名。”小泉信奈道。

　　小泉林二一页页翻开协议，就像剥开他为数不多的尊严。

　　忽然，他翻到第四页，好像看见上一页是妻子的签名。

　　只不过用的不是圆珠笔，而是鲜红的唇印。

　　他翻动太快，完全没有看清，却能够猜测另外一处印着更加厚实更加肥美的嘴唇印。

　　可悲的小泉林二并不知道，自己妻子的真正协议还没有签完，只是先用口红吻雪代遥的根部，顺带签得协议而已，另外两处还没有真正印上。

　　“用你的本名签字。”

　　小泉林二听着妻子冷漠的声音，转头亲昵的和雪代遥凑在一起，闭上了自己的眼睛，歪歪扭扭的写上自己的名字：“高雄林二。”

　　他明白从今往后，小泉信奈再跟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关系，他只是名义上的丈夫，但在自家人眼中，连姓氏也被剥夺回去。

　　不过好在，名义上的岳父还会给他政治上面的支持，并且不会告诉外人真相，这或许对他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